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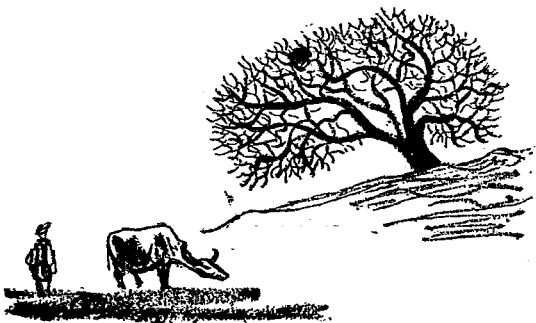
第一種

銀

北

平

老舍



10114

22

抗戰文藝叢書

第一種

劍北篇

老舍

老舍

文藝獎金委員會編輯

1942

劍北篇目錄

一	序	一
二	小引	一
三	蓉城——劍閣	八
四	劍門——廣元	一六
五	漢中——留侯祠	二三
六	七七在留侯祠	三五
七	雙石錦——寶鷄	四二
八	寶鷄車站	五二

九	西安·····	五九
十	潼關·····	六八
十一	豫西·····	七九
十二	洛陽(上)·····	八七
十三	洛陽(中)·····	九四
十四	洛陽(下)·····	一〇四
十五	洛陽——葉縣·····	一一一
十六	南陽·····	一一九
十七	老河口·····	一二六
十八	襄樊·····	一三三

十九	西峽口	一四一
二十	龍駒寨——西安	一四八
二十一	長安觀劇	一五六
二十二	臨潼——終南山	一六三
二十三	西安——中部	一七二
二十四	中部——秋林	一八一
二十五	宜川——清澗	一九二
二十六	清澗——榆林	二〇四
二十七	榆林——西安	二一五
二十八	華山	二二三

序

劍北篇的設計與寫法，略見於致友人函中，附錄於後，即不另贅。

此詩於廿九年二月中動筆，至七月初，成二十段，約二千五百行。七八兩月寫一張自志一劇本，時暫停。九十兩月復得七段。十一月由鄉入城，事忙心亂，無從爲詩，又暫放筆。時寫時停，一年間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餘行。所餘材料，儘足再寫十段，連已成之廿七段，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韻的關係，六千行中頗有長句，若拆散另行排列，亦可足萬行之數——本來是想寫成一萬行的。

卅年春初，因貧血，患頭暈，一切工作都停頓下來。何時儘把此篇寫完，簡直不敢想，因爲直到如今，身體還是不好，而寫詩又是極費力氣的事。現在，先把已寫好的廿七段付印成冊，希望有朝一日能會揃齊。

草此詩時，文藝界對「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甚烈，故用韻設詞，多取法舊規，爲新舊相融的試驗。詩中音節，或有可取之處，詞彙則嫌陳語過多，失去不少好詩的氣味。行行用韻，最爲笨拙；爲了韻，每每不能暢所欲言，時有呆滯之處。爲了韻，乃寫得很慢，費力而不討好。句句行韻，弊已如此，而每段又一韻到底，更足使讀者不通氣；變化既少，自乏跌宕之致。

卷一，卅，十一，卅。

附錄：

致友人函：

XX兄

我沒有任何天才，但對文藝各種形式都願試一試。小說，試過了，沒有什麼好成績。話劇，在抗戰中才敢一試，全無所處。通俗的鼓詞戲本，寫過一點，感到十分難寫——只得到「俗更難」的一點真經與教訓，別無可述。現在，我又搬起分量最大的東西來了——詩。作過舊詩，不怎麼高明，可是覺得十分有趣，而且有格式管着，並不很難湊起那麼一首兩首的。志在多多學習，現在我作的是新詩。真難：沒有格式管着，寫着寫着就失去自信——是詩嗎，夥計？這是一、二、我要寫得俗，而沒地方去找那麼多有詩意的俗字；於是一來二去就變成舊詩新寫或中東西吃了。一方面找不到有詩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寫風景事物的時候又不能把自幼兒種下的審美觀念一掃而光，我不能迫使自己變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綠的，而且把紅花也看成綠花。沒辦法！三、新詩要韻不要，卒不成韻；我自己這回可是要韻，（事實上是一樣）而且仿照較為嚴整對韻的辦法，每行都用韻，以求讀的時候聽好聽一些。這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韻不難

擇，貴在自然，也不是怎麼越要自然，便越費力氣！（這又是我自己的經驗，不強迫別人相信。）

有上述三難，本已當知難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寫成一萬行！扯下臉硬幹並不算勇敢，再說，文藝貴精不貴多，臭的東西越多就越臭。我曉得，不過，我所要寫的是遊記，斷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事，故須長到萬行。這裏，倒沒有什麼中國長詩甚少，故宜試作，或按照什麼理論，非長不可，等等說法，而純粹出於要把長途旅行的見聞作成有詩為證。那麼，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不用散文寫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聞；所以不敢一板一眼的細寫。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詩寫出，或者較為合適。

動手有一個月了，恆得一日行；平均每日只能湊成三、四十句，遠遠麼着，還有許多句，我自己覺得：不大像詩。幾次，我想停筆，不再受這洋罪。可是又怕落個沒有恆心毅力，對不起自己，雖然繼續寫下去也許更對不起這詩。無論怎說吧，我決定寫下去，一年半載就一年半載，我跟它幹了。

人是不能獨自活着的，因此，個人的決定往往就被社會關係打個很大的折扣，且不提公舉私事未能因作詩而一概不理，就是筆也不能隨心所欲，老自由的活動。朋友們時常來要稿子。這就難辦了：不給朋友們幫忙，於心不安；幫忙吧，又須時時放下詩而

拿起別的來：何年何月能把詩寫成，便只有天知道了。同是寫法之母，我生出個辦法來：起碼在這半年中不寫別的，專寫詩。寫成二百多行，便交給一位朋友發表，以鬆不幫忙的^{（註）}。好在，詩的內容是旅行中所得的印象，每段詩能自成一段，每段詩又須^{（註）}氣韻全不可^{（註）}。還有一點好處，讀了一二兩段，覺得無所可取，就不用去找三四五六等段，顯着我並不欺人，倒也不錯。至於不寫詩歌的^{（註）}，可就無法可想，只好說對不起了！

××兄，由今一回或重理，你就向我索稿，陸續一二兩段獻上，並祈指正！祝吉！

弟老舍，三，四。

小引

在中華復興的大路上，
我四過西安，三宿平涼，
——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
去探親民族的故鄉——
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
到周秦陵墓兩旁的
古戰場，而今哪，又成了戰場，
去慰問抗戰英雄們的健康！
一路上，車聲迴響，
並掩不住抗戰的歌唱：
在城鎮，在塞外，在村莊，
中華兒女都唱起救亡；
用頭顱與鮮血保證希望，

今日的長城建在人心上！

到處，人影旗光，風塵浩蕩，

我遇上中華的鐵漢團往前方；

任憑烏紗帽上的積雪十丈，

還是汗海裏的亘古慨荒，

都攔不住健兒的前進，健兒的歌唱；

無邊的輿圖，在未開戰場，

先戰勝了飢渴風霜！

看，英雄們，軍火的竹笠歪在肩上，

頭上是汗，手中是鎗，

從新開的大路上，

從古代棧道的兩旁，

往渡口，往山崗，

往綠影裏的村莊；

從多少多少不同的方向

都放射那白旗上的太陽！

熱汗、熱血，步調騰昂，
簡單的歌曲傾訴着熱心腸：
「多嚙民族得到解放，
多嚙咱們凱旋故鄉！
啊！在咱們的城鎮與村莊，
若還有敵騎來往，
敵兵的營寨，
咱們就不能，良心先不讓，
怕死貪生的放下刀鎗！
只要頭還在項上，
怎肯救小鬼們猖狂！
往東南，往西北，往四方，
走盡犧牲的路徑才是大道康莊！
讓咱們歌笑着走上沙場，
把國旗高揚，
把仇敵摧殘。

國旗高揚，

山高水長！」

哪個奴隸的嘴敢逞一逞，

鏽出一點點辱罵領袖的思想？

哪個順民敢有主張，

把靈魂，像珍珠似的，放在自己的手心上？

啊！挺起胸來的勇士才敢高唱！

哭泣是亡國奴的反抗！

看，看我們，從南海到塞上，

五百萬健兒齊唱：

像塞風的欣狂，

黃河的奔放；

怒潮吼落東亞的殘陽，

驚雷給風暴以更大的激蕩！

是的，黃帝子孫爲了和平換上武裝，

前進，高唱！

歌聲暫停，號聲激壯，
那嚴霜，那剛強，

在等待給滅敵人的那一响，

似乎能聽見雪花落在天山上！

慚愧，我們沒有肥美的羔羊，

沒有美麗而合乎英雄身分的衣裳，

送到戰場，戰地，真戰場，

在震動天地時就哭哭喪喪如狂；

帶來的，除了殘廢的錦旗幾張，

只有四萬萬同胞的肥切與讚揚！

壯士們，沿路聽到你們歌唱，

也看見你們頭髮上的晨霜；

誰不知道你們的豪爽，

勇氣，至大至剛？

有什麼禮物，有什麼河肉的相讓，

足以打動英雄們的義胆俠腸？

咱們只有一個仇敵，咱們的心都一樣，
啊，來吧，讓笑與淚一齊掛在臉上，
像久別的親手足相會在他鄉；

咱們握手，咱們鼓一鼓家常、

你講前綫，我講後方，

大家的苦痛，大家的希望；

讓困苦投降給希望，

敢正義打退了魔鬼的瘋狂！

我們唱啊，我們一齊唱，

沸騰的熱血，壯烈的歌腔，

對着烽火，明月，或朝陽，

我們且舞且唱；

大風起兮雲飛揚，

中華的猛士有死無降，

守住四方，

從紫塞到珠江，

流不盡的血液。

歌聲真潑潑，

閃耀着中華歷史的新光！

聽，臺上的夜鶯也在歌唱；

南國的玫瑰也許剛把蕊放，

慚愧，沒有帶着鮮豔的香花獻上，

誠懇的插在您的寶星之旁，

沒有香烈的美酒瓊漿，

潤一潤乾喉，暖一暖快腸；

除了這點真心，由後方到前方，

來問候壯士們的健康；

還有什麼呢？啊，夜鶯在唱：

假若不嫌寒酸，同喜共悲壯

同志們，我就把這長句小詩獻上！

蓉城——劍閣

辭別了抗戰必勝的重慶，
走入青山綠水間的初夏初晴；
心裏，五四的血花火影；
眼前，千里的山光鳥聲，
走向蓉城，華西的北平；
憤怒與美景，
陰暗與光明；
有什麼言語道出，像風雲未定，
這詩心可激動，忽雨忽晴？
有什麼文字能道盡這愛與憎，
笑與淚交織的一片深情；
把詩人的憤怒，詛咒，苦痛，
時而輝耀，時而金鉉？

我邪魔與惡獸們顫養！
看，這壺原裏的荖城，

花一樣的青春；

微雨潤蒼梧！

啊，鬼手伸自天空，

把地獄的毒火撒在重慶，

血債永還，永遠算不清！

再撒在古秀靜雅的茶城！

誰還有逸致閒情，

到武侯祠與薛濤井，

去瞻仰，去吟詠，

或在竹林下品一盞香茗？

心中的怒焰燒盡了恬淡的幽情！

看！繁榮的市井，

瓦礫縱橫；

灰裏烟中

是財產生命；

寂無人聲！

血與火造成了鬼境：

微風吹拂着屠殺的血腥，

焦樹殘垣倚着月明！

鬼手佈置下這地獄的外景，

也只有魔鬼管燒殺曉作和平！

把我們的鮮血流淨，

把民族的恥辱洗清，

我們死，我們犧牲，

我們不接受鬼手裏的「和平」！

滿腔的憤慨，疎朗的晨星，

車往北行：

綠的黃金一望千頃，

綠的微風吹送着鷗鳴；

成都以北平原的美景，

和田園裏忙碌中的安靜，

啊，後方的安定；

人力的無窮；

農家男女飽熱汗，滴滴在鬥爭；

無邊的綠禾支撐着戰場的收成！

穿過田林的平靜，

落入城鄉的鬧聲；

我暫宿在繡陽，趕過梓潼。

吧，那使人難捨開的綿陽城；

路淨街明，

夾道的梧桐；

順着綠陰下的路徑，

漸漸的走入花廳的領域中；

陰晴未定，

雲淡花明；

轉過花園，轉過鈴聲，

水淺橋橫，

苔石弄着水聲。

在樹下，或倚着青藤，

川北偉大的公園中，

你息着來自河北或山東，

失了家鄉的男女學生；

竹林裏顯出來北地的歌詠

是希望，是悲痛，

每顆鮮花似的心裏抱着不平！

鄉音喚起了心中的幻景，

彷彿我聽見了黃河的激蕩與波聲！

低着頭，像疲倦了的游僧，

我走回那靜美的城中；

細雨，在蜀道上的旅舍孤燈

與斷夢裏，滴到天明！

天已明，天還未晴，

烟雨迷濛裏，趕過了村橋。
行：

蜀道難行，

青山萬重；

忽上忽下，似動似停；

疾轉慢轉，車吼心驚；

盤過山頂，

滑到谷中，

又是青峰！

懸崖懸着瘦松，

懸着生命；

掠過懸崖，看，雪在洞中！

動：

雲，烟，霧，雨，翠峯，

都在流動。

寂寂南北，沒有西東，

勝在雲中。

雲移霧動，

勝出山峯，

捲起山峯；

雲霧吞吐，長香吐着繚繞繚繞。

繚繞去，繚繞雨似落似停，

山花綠野，盡義美無那。

繚繞，白烟輕動，

萬籟全空，隱起，一二青峯。

再繚繞，白雲破，一綫光明，

繚繞繚繞的，百岳山隱。

看，雲字數亦清，

啊，何處尚難行，

雲霧天外，千峯萬峯！

山峯，隨着雲影，

綠色千嶺。

綠色千重。

路轉雲行，

綠影倍濃，

七曲山頭萬樹青松；

冒着一山的松雨斜風，

去看那晉代的巨柏與文昌的古宮：

瀟瀟的文昌，隨着幼穉，

懸臂上，竹笠下，萬古清明。

離了松竹環響的幽境，

又轉過青山幾重；

劍門——誰不記得那悲劇裏的鈴聲——

今日也正在淒涼的細雨中！

劍閣多麼小的一座城，

一條小街，幾盞油燈。

好像還懸記着古代的一段幽情！

只有夜雨，沒有鈴聲；

題，我們在歌唱歷史的再生！

16

劍門——廣元

衝破長江的巨浪滾滾，

曾見過四川天然的水門；

啊，那雄奇偉大的夔門：

似巨鯨之口，山是牙，石是齒，

激蕩，控制，吞吐，激噴，

使往來的舟艇似毛羽的旋轉升平，

使東流的黃水掙扎呻吟；

驚濤爲鎖，峭壁爲門，

任他萬馬千軍，

就是嗜殺飛鳥也畏胆寒心！

今天，夏雨初晴，山青嶺綠，

又看見山林隙縫中的劍門：
關裏，羣山像野馬狂奔，
昂首駢聚，飛向白雲；
穿過一條狹谷，一個小村；
石隙間細碎的流言，
綠草綠樹掩護着姜維碑文，
薙花錦綉着綠陰；
留戀的，信步的，出了關門。
看！那狂奔的峯嶺尚未立穩，
啊，刀削的絕壁萬丈高深！
天然的鐵壁，猿猴斷魂！
陡然，羣峯轉頭，天路未盡，
劍立的青山插入青雲！
劍峯上，紅日未沉，
五色霞霞明徹烟底；
每一把利劍閃閃如金，

像插天的火炬照亮了乾坤！
下面，那川北咽喉的劍門，
只是天邊的石壕的一條裂縫：
一條車道，巨石陰森，
一股細水，三五個人；
這無覺的天險，寂寂的黃昏，
令人留戀——令人興奮，
一點神祕的力量令人自信！
啊，東有夔門，
北有劍門，
這二險之間燃着抗戰的命根：
隨着長江之水東流湧進，
抗戰的鮮血起死更新；
把物質與精神
從終年碧綠的巴蜀園林，
新中華的脈心，

供給血雲的戰士與苦鬥的人民。

向北，沿着古棧道的遺痕；

翻，劍門關內，瀟瀟萬仞，

斧鑿聲聲，萬山爭流噴着慘烈回音；

路通到山頂，橫架着斷雲；

成千輪萬辛苦的工人；

把千古的榛荒險峻，

把神手安排下的山川的阻困，

用人手開成大道通津。

看，關裏關外，不斷的騾羣，

盤過無底的黑洞，冷靜的山陰，

黃牛，大車，驢馬，都在輪運，

氣喘汗淋；

把抗戰的火炬，晝夜不分，

傳遞到崇塞以外，黃河之濱！

睜開了看小厭的劍門，

在寒山裏三渡河津：

臨別長街，白浪臨臨；

山光照綠了舟人：

巨石把鐵索扯緊；

一聲呼喊，幾處回音；

古笨的船隻，古代的精神，

啊，抗擊是雪恥的決心，

想像出漢魏交兵的困苦艱辛！

苦鬥科換了因循；

看！這一邊木舟遲笨；

那一邊，建起堅美的橋身；

鐵錘在響，白石在運；

啊，戰鬥的決心

拆斷着山川的阻困，

把歷史與地理用血汗刷新！

忘記了疲勞，我只有興奮？

帶著顆小學生的好奇心，
在黃昏的景色裏往廣元前進。
青山四面，城在江濱，
無數的船桅靜立着無葉之林。
霞光雲影明暗着山村，
江水灣灣的流入黃昏；
大堤上立着挺秀的城鎮，
像有力的繪畫，乾淨傳神。
這江南的秀麗，一進城門，
忽然變作戰時的忙亂聲紛：
南來北往車馬成羣，
在機關——啊，各部各軍
的紙束木牌貼滿掛滿了街門——
在旅舍——小大舊新，
奇形怪狀的旅舍，都擠滿了人——
在北方風味的驛馬店外，還未到黃昏，

都已停頓，準備着破曉搶出城門！
 各方的飲食，各處的語音，
 各色的標語，各省的行人，
 味，色，聲音填滿了長街的街心！
 一陣歌聲，自遠而近，
 草鞋竹笠，一隊軍人，
 壓不去嘈雜，振起抗戰的精神！
 旅館，茶肆，澡堂，一絲不紊，
 安插下北征的軍人；
 臨着下放好木桶與木盥，
 靜靜的洗了腳，拭去灰塵；
 打開席毯，談幾句心，
 發覺的睡下，及早的醒來，
 猶如初唱，袍露濕氣，
 燈光裏，馬蹄，車輪，
 鞭影，飛塵，

軍隊，行人，

往南往北，迎著大時代的清晨。

在這川樑之間的置驛，

奔吐著萬馬千軍，

在一家小店，還有一兩個老人，

運用著細刀與匠心，

順著天然的層次與花紋，

把白紫相間的硯石，看準，

雕出，赤水白雲，

和那偉大雄奇的劍門。

漢中——留侯祠

28

在萬山裏出了四川，

在萬山裏入了西秦第一關；

綠水不斷，

齊山是岸，

野花紅豆懸在亂石間。

雲霧留在羣山；

越往前，路越平坦，

空氣也越爽利乾鮮。

路旁還是稻田，

語音可已由川而陝。

小小的沔水平川，

暗示出快到了漢水的小平原。

路旁，瘦柏清溪，像武侯的靜恬，

是武侯的墓墳，武侯的肩輿；

一帶土坡兒是定軍山。

平靜的田園，

古代的血戰，

使人興奮，感嘆，留戀；

多麼長久的歷史，多麼美麗的山川，
小小的村裏，古史古蹟世代相傳，
綠樹上飄揚着白日青天。

入了襯着紅葉容稻的小平原，
帆影緩緩，江水展寬；

景色南北相愛，

水似江南，

人在秦川。

襄城過渡，漢中不遠；

吧，漢中，漢中，多麼容諒，

多麼悠遠，這名字，多麼容諒！

漢王台後，古秀的亭園，

倚樓眺望，遠山四面，

漢水在南。

凝望着山川，

思緒湧起史的浪漫：

在今天，在大路，

這小小的平原像鋪葉一片，

望不見邊，總守個城；

最要緊生產，這雄雞水之間，

自古就操着勝算。

這裏的生產，正在發展，

在農田裏製造了富饒的河山；

漢水的渾液肥潤着平原，

有稻，有麥，有棉，

有了百姓們的吃穿。

寶地接着堆山，

銅鑼石碣，

楊柳松杉；

草藥，黑白木耳，是名門

沒不煩餉，富饒便是福，

一二八，八一三，

悲壯的火聲。

在臺灣島上的工業嫩禾，燒毀；
傳統的樹技，看，

臺灣與台灣，

把赤腳的農夫壓死在田間；

黑樣的，他要種紅棉炭，

永遠服役着中華兒女與江山！

在今天，最堅實的中華防綫，

是由農而工的推動開展；

我們的血汗，

同等的要用在戰爭與生產；

以槍選槍，以炸彈選炸彈，

以鋼鐵打碎侵略者的鐵鍊，

鋼鐵官廳才保住富源！

我們要煙筒，林立在山間河邊，

以馬達的音樂，代替啼鳥鳴泉。

看，這渾中富饒的天產，
有幾樣經過人手的提鍊？

小小的工業剛在發端，

油漆，紙張，肥皂還糙笨的可憐！

認識了經濟的爭戰，

才明白侵略者的兇殘，

爲封鎖與消滅投下如雨的炸彈；

在我們，只有建設才能拉戰！

沙場的血，工廠的煙，

從這土布與土藥的民監，

我想像，我切盼，

會光榮的創出民族的春天！

像在歷史的懷抱裏安眠

古城，星夜，詩意，合成夢境的美幻；

羅漢的曉色裏露出山尖，

沿着北征將士的光榮路線，

走入峽口，直走滿天。

洞深石峭，無可攀緣，

半山中巨大的石眼，

刺破着北棧道的危險艱難！

一線的青天，

千丈的深淵，

新舊石門夾岸依山；

古代的艱難，

今人的血汗，

歷史的倔強今古不變！

鄉人捧着竹竿，

像引導盲人，步步遲緩，

把好奇的遊客引到石灘；

綠苔翻花，巨石如盤；

探身，浪花濺濕了人面，

魏王的一袋雪已飛落在流水間。

碧澗千轉，山路迴環，
古蹟傳說，傳島音不斷，
訴說着歷史的艱難光燦。

山腰溪畔，

遠村點點，

瘦竹幾竿，

梯田幾片；

黍稷與倭瓜紅黃燦爛，

點染着北方燦色的田間。

小小的縣城，留壩，像一隻白蘭。

藏在山邊；

來往的車馬，不斷的塵烟，

驚動着這世外桃源，

在城外也軍軍的設一兩家小店，

茅棚下松枝煮過了溪泉，

出壩客，氣漸壯，

溪水出山，人入山環：

四面是山，

松柏綠到山尖；

深綠的山園，

瀟住藍天，

山影裏竹柏夕煙，

斜陽老早的，被青峯遮斷。

山莊路邊，

田頭茫然，

看到了誰，僕僕，認識了赤柏山。

祠外幾家飯館，

二三小店，

伺候着行人過宿打尖。

匆匆的去來，車馬不驚，

汽笛聲把小街充塞。

不同的語言呼茶喊飯，

男女老幼忽聚忽散；

像蝴蝶在靜靜的庭院，

被什麼操縱運命的威權，

推動着奔忙聚散；

啊，我們是在抗戰，

看，連小娃娃都教由風吹紅了臉，

小小的生命已經習慣，

南國的濛雨，北地的風煙！

彷彿把嘈雜紛亂，

擱在外邊，

洞內依然是花鳥林園，

英雄的瀟灑恬淡，

掌旗石松月青山。

庸俗的道士，庸俗的科舉，

庸俗的香客，庸俗的碑匾，

都糟踐不了偉麗的自然！

赤柏下輕響着山泉，
微風吹動着綠竹千竿，
落花片片；
綠光中松風蒼翠，
一閃，不見，
幽情無限！
石階曲轉，
松陰竹影間，
寂着小學，清風四面。
階高步緩，
步步留連；
高一步，多一層青山。
授書樓獨立雲間，
左邊，由寬而細，由細而寬，
一條淡淡的路線，
澗澗的繞過來青山，

濃澁的消失在青山一

線，沉具淡綠底綫，

汽車斷點，

高，低，近，遠，

帶着一條兒灰烟。

右邊，近山把夕陽遮斷，

烘深影曠，

遠山羽族，

悠遠化入青天。

驚鷹，樹密溪淺，

山腳下幾畝山田，

茅舍上輕緩的炊烟。

萬處，山外有山，

綠色深淺，

一簇的群美雲團，

一簇個名的魚或，

令人長立細賞！

樓內，黃石老人白髮神清，

留侯跏坐，年少蹙蹙。

樓內靜靜的香烟，

樓外靜靜的青山，

彷彿有些無聲的謠言，

傳到永遠，傳到天邊，

傳給每一個少年！

七七在留侯祠

借着留侯——那永遠年輕的志士，英才——

的殿宇，香烟瀟瀟。

法樂蒼哀，

道士悠緩，百姓祭拜；

深山裏的七七，啊，抗戰已經三載：
幾碗苦菜，

一面靈牌，

向殉國的英雄們致謝致哀！

這裏，沒有雄辯的天才，

激昂的這里英雄們的犧牲慷慨；

沒有莊嚴淒厲的祭台，

教素燭鮮花放出光彩；

這裏，過客與鄉民，松峯與雲海，

默默的對着靈牌，

只有純誠的熱淚與無言的憤慨！

七七，二載，

那小小的靈牌，

就是一片血海！

這偉大的血海，

這偉大的時代，

每一個紅的浪花都是歷史的足跡！
五千年的古國筋疲力敗，

啊，五千年的文化可恥作奴才！

中華的靈魂喝一聲：起來！

中華的兒女放下鋤頭，離開村寨，

挺一挺腰，緊一緊帶；

道什麼姓名，說什麼利害；

誰沒有家鄉，誰沒有恩愛；

一切拋開！

一切拋開！

中國人，只知道中國可愛！

要什麼宣傳，要什麼優待，

山河可移，愛國的天性難改！

除了自由的種着田，或作點買賣，

除了子孝孫賢，朋友們和愛，

敢有什麼妄想，敢把誰侮謗！

我們的勞苦就是我們的愉快！

水裏種稻秧，坡上的蕎麥，

田裏的梨果，畦中的青菜，

馴順的驢馬，胖壯的小孩，

終年的勞苦，終身的忍耐，

只盼不愁吃喝，有些穿戴，

一兩口肥豬，在臘月屠宰，

一半兒過年，一半兒出賣，

早早的完糧，早早的自給；

最好再給攢下幾個錢，存下幾粒米。

防備着無情的水旱天災！

不幸，人禍像蝗虫似的飛來，

把殺人放火代替了仁義和愛，

霸佔田園，搶劫村寨。

把我們簡陋的理髮店污裏一齊圍困，

啊，我們老實，和平，可也會憤怒。

到了危急的時候，他死便不知好歹，
有一對拳頭，這能柔化了鐵膝蓋？
什麼湯鍋都能熬得，

什麼鞭撻都能苦挨，

只有殺人滅國的禍害，

是條漢子就不能忍耐！

怎樣撲殺蠱蟲，就怎樣消滅這禍害，

我們欠賬還錢，也會對付血債！

當我們遇到冰雹旱潦的天災，

把死亡就置之度外；

不怕死，死亡說失敗！

我們會用衝殺把活路打開！

簡單得像那木製的鐵牌，

也同樣有神聖，這簡單的民族明白，

以遠古更時的禁地，

簡單，可是莊嚴明快，

用血，用血，已經寫了三載，
還繼續在寫，直寫到倭奴的潰敗！

看！對着那默默的靈牌！

緊山裏的同胞默默的祭拜；

在心中却有那偉大的民族獨白；

死的爲牠投入了血海；

活的爲牠預備好「我來」！

像松濤響入天外，

這偉大的心聲排山倒海，

無名的英雄，無名的憤慨，

歷史的積鬱從心裏打開，

天真像兒語那樣可愛！

沒有理想的理想，像青春與繁榮，

狂風吹倒了山松巨柏，

却吹不斷石上的一片青苔；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河流與山脈，

像石陰下的苔，

像溪岸上聚的

我們的腳，心，靈魂，都生根在那塊，

我們種瓜，這是種麥，

或扶着犁，看看斜陽山外，

自己主張，自己排，

泥土和主張哪許別人更改，

況且是教我們去作奴才！

不作奴隸的人們已經起來，

已經起來二載！

哪怕沒有吃穿，管什麼舒服自在！

活着就打，死也應該！

打，把敵人打明白，

明白我們的有所不能忍的忍耐！

尸是山，血是海，

打，打個痛快！

隨二尺長勝靈牌，
跪祭到千秋萬代，
我們的山河永遠不改，
你們爲牠死，我們爲牠來，
跪祭拜，來救災，
奉告訴，你們的忠魂是山河的主宰！
相信吧，忠魂，對着這靈牌，
我們說：敢死的沒有失敗！

雙石舖——寶鷄

爲了地土，
爲了糧穀，
爲了精神上的自由，自主，
我們的不圖資的農夫，

沒有進過城市的村婦，
會把犧牲看作坦途，
用血肉把破碎的山河揀住！
這靜默戰實的偉大民族，
到生死關頭，就走土鞭笞之路；
忽然，柔順的綿羊變成猛虎，
驚雷急閃眩迷了世界的耳目，
這伟大的民族，可愛不可辱，
文化的巨恩在大事上不會胡塗！
求生的本能造成了歷史的艱苦，
艱苦造成了他們溫良的農夫，
農夫馴，把破石變成沃土，
馴，我們的小家小戶也同樣的卓絕艱苦！
看，那青黃是絲綢，或零星的貨物，
他們不顧危險，不管水陸，
有生靈的地方便去么呼！

到青海，到新疆，到蒙古，

到赤道上的南洋，與歐美大陸，

卻擋不住他們緩緩的腳步！

說說自己的語言，摸索着自己的生路，

錢到了囊中才轉歸故土；

這天賦的才能，自動的辛苦，

把生命與風雪荒沙，奇寒酷暑，

賭一賭極弱勝負，

他們漂流，他們回顧，

祖國故鄉是最終的樂土；

像紫燕經秋雨秋霜的追促，

展翅向野鳥炎荒飛渡；

當春風把桃柳給成了畫圖，

一路的歌聲向故巢飛舞！

啊，我愛這偉大的民族，

啊，有什麼言語能傾盡這愛慕！

他會容忍，他會知足，
到時候，他會憤怒！
看今天，爲復仇雪辱，
這不再容忍的民族，
以建造長城萬里的勇敢辛苦，
像山洪衝破了清溪碧湖，
生命，隨着戰爭的泛濫，決開新路。
看吧，這應運而生的變石鋪，
吞吐着甘川三省的交通，
把關中與天水的公路合在一處。
義民們，炮火與恥辱把昨日結束，
忍着流離，忍着饑苦，
却不忍受屈膝與屈服；
來自河南河北，來自遼寧的地土，
國旗是目標，生命，財物，
往西往南，往四處，

有國旗的地方就是疆土。

他們，在這像昨天剛降生的嬰兒石像，

新搭起草棚，剛擺上貨物，

像歌唱似的拍額說么哇，

敲着銅鈸似敲着銅鼓。

發包香烟，一盆豆腐，

或擺些菜蔬，或親坐治臨，

幼童與老人，或一對兒中年夫婦，

把流亡，把困苦，

變成自立的基础！

不受人憐就不肯屈服，

肯去掙扎天纔相助，

這堅強，這樂觀，這民族生命的豐富，

從流離與死亡找到活路！

啊，這偉大的民族，

啊，這偉大的疆土，

剛剛從巴山棧這裏走出，
又向秦嶺衝雲找我們的去路！

秦嶺的雄奇，終南的林木，

一脈奇崛，千峯起伏，

雄渾蒼茫是秦嶺的風度。

橫斷中流，把大漠的風沙截住；

南面的漫山雨雲，飛過巴蜀，

也假截住，把早已變成明綠的畫圖，

時時給自已一山雨聲。

沒有巴蜀迷人的曉霧，

也沒有八達關上的風狂如虎，

這刻對南北的奇峯巨谷，

以北面的陽光，閃出，吧，閃出，

南面的濃綠，綠到極度，

也到極度，

像曉葉，在遠塘的晴午，

憑空飄颻，天光與山光明得閃目，
爽朗，爽朗得令人狂舞，
爽朗得令人歡呼！

峯掩着峯，樹藏着樹，

像些巨人爭着向人間插足，

無可插足，擠在一處，

山頭掩着山頭，腳根陷了深谷，

石的身，石的骨，

奇偉的裝束，

冠是白雲，衣是碧樹；

靜立萬古，

萬丈直豎；

巨大的陰影藏着猛虎！

偉大的公路，

急轉直豎，

不住的驚呼，

無情的斜度，

大散關頭，車聲如虎！

過了雄關，漸入坦途；

回頭，青天盡處，

青峯起伏

越遠越美，忘了困阻，

忘了驚險，看看憂國。

眼前，展開了北方的景物；

挺拔的高粱，低首的稷黍，

帶着紅纓的玉米美如村婦。

笨重的車，黃土的路，

默默的黃牛聽着小驢叫鬧長呼。

樹葉上，人臉上，都帶着一層黃土，

愛害羞的村女扛着鐵鋤

偷偷的，她看着我們過路；

我們，身上是汗，臉上是土。

像些剛被掘出的紅薯，
勇敢的走上寶到城外新修的大路，
新的路，新的銀戶，
新的氣象是新的覺悟；
這微煙區的黑色的縣府，
幾年前，垂死似的合着雙目，
看不見山中的煤鐵林木，
看不見水利與別的財富；
在抗戰的今天，景色如故，
還是渭水奔流，夾岸的土山直豎；
可是潼關的砲聲驚醒了病夫，
聽了門外的山川是座寶庫！
去取，去取山中水中的天然積儲！
去取，去取由太原開封搶救出的器物，
來，不接收敵人錢的工徒！
來，不作奴隸的義民義婦！

把拆來的鐵軌變成刀斧，
把破舊的機車當作馬達起舞！
來，你們，熱心合作事業的人物！
將計劃備單而適當的提出，
以我們的士產，以我們的勤苦，
打下抗戰中的建設的基礎！
轟，車輪急轉，人馬喧呼，
汽笛嘶嘶，馬達突突！
聽，寶雞峽水日夜催促：
北五省的電力在此燦爛；
快，快，用電的速度，
開發這套育東亞文化阿高山厚土，
東海邊沿上的繁榮薄如皮膚，
回來，回來吧，文化，回到復興之路，
復興西北復興民族，
棄光輝這民族之母！

莊

寶鷄車站

平津，青島，和大明湖上的濟南，
四大都市，與牠們的山水林泉，
都給過我可記憶的勞苦與閒散，
時時給我的夢裏添一些香甜。

在風雨或月明的夜間，

無論是青島還是平津濟南，
遠遠的，斷續的，我聽見，

——一聽見就引起一陣悲酸——

那火車與汽笛忽長忽短，

無情的，給銷魂的離別以驚嘆，

催促着愛人或愛子把熱淚擦彈！

隔着北平的堅厚古舊的城垣，

或在青島的綠浪的海邊，
每一聽到這淒涼的呼喚，
便想到雲地冰天的綏遠，
或隔江相望的武漢。

多少行人，多少路程，多少情感，
這一聲哀鳴，多少悲嘆！

同時，在山前，也許在河岸，
不管是春雨催花，還是秋雲慘淡，
聲在車前，先把消息送入車站，

把多少憂疑關切與懸念，
突然的變作狂瀾的欣歡！

老友們，也許十載未見，
父子夫婦，相別數年，

卻手牽着手，肩並肩，
教熱淚流滿了笑顏！

孩子們，爭着搬動筐籃，

想立刻打開這國家的神祕的瓶罐，
 或嘗一嘗匣中的糕點，
 快活得好似過新年！
 啊，多少人生的離合悲歡，
 都在這不入絲弦，
 沒有韻調的嗚聲裏湧現！
 還有什麼，牠更實際，更浪漫，
 機械的牠嗚喚，
 每一啼喚，却似春林中的杜鵑，
 給詩心添加上多少傷感！
 從七七抗戰，
 在青島與濟南，
 天明，黃昏，或夜半，
 我聽見，我聽見，
 那笛笛，那戰爭的呼喚！
 啊，多麼勇敢，多麼果斷，

拖着兵車，野砲，炸彈，

冒着炮炸，冒着危險，

向前進，去應戰，

啊，偉大的中華去應戰，應戰！

有什麼困難再去想像威敵，

那行人進子的悲歌，

那太平年月小小的哀感；

聽，聽這急迫的操聲呼喚，

是中華的吼聲與起戰的狂喊！

現在，我過去看：

海風把青島的晚霧吹殘，

或是海外捲起來灰暗的晚烟，

汽笛引着車隊，來自濟南，

成羣的矮個的小商小販，

帶着在中華掙下的銀錢，

或錢包未能賣完的「白麵」，

矮的人，矮的家眷，
卻收起往日的驕狂傲慢，
含着淚，低着頭，走出車站；
海邊上橫列着黑黑的一片，
是他們的巨大的戰船，
也逗不出他們的一個笑臉！
在濟南的清靜的夜晚，
笛聲不斷，星光燦燦，
英雄們的列車奔赴前綫，
車外偽裝，柳枝急顫，
車內，沒有燈光，戰士無言，
像怒潮疾走，直到海邊才浪花四濺，
啊，壯士到了戰場，才殺喊震天，
可憐，在初秋的傍晚，
三聲巨響，紅光如閃，
十里外蒼雲翻圓，

虞顛了鵲華，虞顛了千佛山，
鎔的巨橋在泥沙裏癱陷！

那七十二泉的濟南，

不久，重演了五三的慘劇；

詩徐州，到邳州，到武漢，

隨着不屈膝的人們流亡四散，

那嗚咽的汽笛就是我的指南！

自從走入巴蜀的羣山，

只有在夢裏才彷彿聽見：

嘔，在北平紅了櫻桃的春天，

賣花的聲裏夾着一聲半點，

那對旅客的輕喚，

他想像立刻飛馳到地北天南，

立刻想鑽透這雄偉的河山！

嘔，那從東海到西安，

當洛陽開滿了牡丹，

穿過大河滾滾的澄園，

明綠的鋼車馳過開綠的華山！

啊，已經一年，已經一年，

我只能在夢中聽，夢中看，

那簡單的鳴笛與奇麗的電川！

可是，在今天，

在渭河上微風的夜晚，

我又聽見，

像久別的故鄉的語言，

那汽笛，甜厚的從蕩在山水之間！

臨着淚，我望看見，

那噴着火星，吐着黑煙，

勇敢熱烈的機車展開衝鋒，

像各黨各派開槍放戰，

一幅膠濟，一幅北平，一幅平漢，

軍用的式樣，標記，道尾相連，

每一列都是個合作的集團！
 到咸陽，到西安，旅客忙碌，
 到洛陽，到滎陽，壯士赴戰，
 啊，赴戰！赴戰！
 奉同平緩，平漢，和所有的路線；
 國土是身，路是血管，
 還我山河，要先求血脈的伸展！
 笛在響，車在動，燈光搖亂，
 啊，寶雞，珍重！再見！

西安

西安，西安！
 黃的土，藍的天，
 古老的城垣，

登着那麼多的歷史與忠義，
還是那麼開朗安閒？
悠然望着南山！

陵墓，園林，亭館，
到處是泥瓦秦磚；
這史的城，詩的園，
文化的搖籃，
有什麼立在地面

上的都城，連羅馬與雅典，
有這樣複雜而單簡；
像終南山上的雲氣往還，
像涇渭二河的流入遠烟，
變化萬端而又永久不變；
經過多少代詩人的感歎稱讚
這含笑的立在人間？
在這裏，是憑弔，是考證，還是遊玩，

周秦漢唐總離不開口邊！

看，漢的槐，唐的碑，隋的寺院，

路旁的酒館醉過詩仙！

看，四郊的山水，村莊，綠田，

每一步都是詩的靈感；

秦陵漢墓，綠草青天，

新橋的微風還記着古代的離怨悲酸；

曲江池，樂遊原，

阿房，未央，上林苑，

沒有了林園，

沒有了宮殿，

黃土幾堆，積水片片，

幾處鴉啼，一林鶯囀，

隨着鄉人懇懇的指點，

還能想出漢唐的富麗莊嚴！

看，那隨着地心的震顫，

融合無定的麗塔還在城南，

美的缺憾引出想像的完善！

喔，這不朽之歲，在歷史的春天，

文化之花芬芳燦爛，

創造完自己的神妙妖圖，

再吸取異域的眞美至善；

景教的福音，佛國的經典，

和繪畫、雕刻，激勵着弦管，

當羅馬的陽光向西沉轉

當北海的強盜正用斧鐵殺砍，

都像蜂蝶追尋蜜源，

來繁榮蒼鬱富這世界的長安！

每當西北的寒風狂捲，

把士林的花草吹殘，

由西而東，自北而南，

香風花片四下裏飄散，

像柳絮隨風，像漂塵旋轉，
 把文化的種子播散在人間！
 像花木遍滿海峽的和巖，
 文化在海邊上建起新的樓閣林園；
 冷落了南山，寂寞了長安，
 詩人的想像移轉到江南！
 像兒女長成，四方遊散，
 衰年的慈母獨守着家園！
 到今天，我們在抗戰，
 爲了民族的生存，想起民族的古遠，
 熱血橫流，文化倒轉，
 由平津，由太原，由武漢，
 把新的花木送回故園。
 西安，這不朽的西安，
 以千百代的智慧經驗，
 以千百代的沉毅勇敢，

擦一擦老眼，挺胸前！
勇敢的他拒絕西北的防綫，
防堵着大河，緊守着港關，
關中，這文化的泉源，
先賢古哲的陸園，
神聖，神聖不可侵犯！
啊，老當益壯的西安，
不僅爲抗戰而興奮忙亂，
不僅想恢復了舊日的尊嚴，
也由全民族的衝殺血戰，
得到更崇高偉麗的靈感；
北望榆關，遙接着綏遠，
自己的油田，自己的糧食，
接連着前後套的糧草皮毛，
穿過金佛缺口，越過馬牙雪山，
偉大的公路，打通河甘峽，

到阜陽，到青海，到蘇聯，
創出歐亞輪運新的紀元；

看，順着黃土層上的陷海路線，
去交結平浦與平漢，

或一直的，在長江大河之間，
飛馳到海邊；

像大鵬雄立高源，

雙翅齊展，昂首向天，

這新中華，世界的西安！

新的中華，嚕，理想不就是夢幻，
以北平爲平津，到處都是花園，

天津青島擠滿了我們自己的舟船，
西安，那時候的西安，

雖然遠離着海岸，

却以開朗的城市，多水的郊原，
以園中的棉，同宮的炭，

以豐實的西北的天產，
 以向東向西向北向南，
 向國內向國外的交通路線，
 以工以商展開歷史的光輝，
 數世上所有的言語都讚美安！
 那時候，漢唐的詩景又到人間，
 由韋曲王曲直到終南，
 榴人的花色，鷓鴣的稻田，
 一路都是公闢；
 同樣的，千古香暖的溫泉，
 有水陸庵與華子崗的藍田，
 當端午，中秋，海潮休假的期間，
 都由早到晚，歌聲不斷，
 飽暖的工人，攜着家眷，
 和學生，販商，進警察，都齊集清風，
 來休息，來遊玩，

把古帝王的亭台池館，
把美麗的山川，

把歷史的責任，民族的榮全，
用平等的享樂分佈在民間！

爲了自由平等的理想，我們拚戰，
將士們，你們忠誠，你們勇敢，

值得千秋萬世的稱讚，

啊，讓我把這更高的福幸，更遠的判斷，
用坦率熱情的語言，

在你們的旗光劍影裏敬獻！

用我們的血保衛西安！

用我們的血創造西安！

用我們的血給歷史添上光燦，
給兒孫留下個地上的樂園！

潼關

當終南雲霧往來如夢，
當華清泉水溫慰着夜的臨潼，
長安市上投寂入空，
悄悄的我辭別了古城。
當晨曦把太華的蓮峰染紅，
當朝陽把綠葉上的露珠兒照明，
興奮，像剛醒的小鳥展翅飛鳴，
踏上黃土大路，一路的歌聲，
我們興奮的向潼關進行！
嘔，這地球上最廣大的黃土積層，
由甘肅，山陝，鋪到山東；
峭立如山，山上如平，

一道道，一層層，
黃的高原黃的土嶺，
黃牛在溝裏緩緩而行。
溝裏是大路，小村在山頂，
壁面的土山開着密洞，
洞上炊烟，洞外鷓鴣，
到晚上，燈光遠遠的映着星星，
暖，黃的土，黃的水，黃的風，
黃色的饒幸，黃色的安靜，
彷彿能聽得見黃帝的音聲！
這可愛的黃土，多麼堅硬，
又多麼輕鬆；
結成山，結成嶺，
結成良田萬頃；
卻又微細的浮動在空中，
微辣的飛入鼻孔；

白天，伴着旅客進行，

晚上，以黃土的大炕伴着好夢，

這堅硬與輕鬆，

乾爽與凝重，

給中原以特有的顏色和風景，

也給北方之強以特有的性格。

這金色的母親給華北以生命，

年年大地有雨季收成，

她生育，她埋葬，多少座都城，

和多少代的英雄，

民族的歷史與民族的鬥爭，

都記憶在這金黃的沙土中。

讚頌，哦，黃帝の子孫，來讚頌，

像教徒們讚美那慈善的神明，

來讚頌這黃的山河，黃的原嶺，

讚頌這飛滿天空，

洗成黃海的黃沙，永遠流動，
永遠補充，

每一粒沙呀有牠歷史的使命！

讚頌，噫，豈止讚頌，

我們也爲牠去戰爭！

那東亞的海寇，以魔鬼的惡機，

以砲火，以屠殺，向這黃土進攻，

來搶掠這黃潤的麥田，烏漆的煤肝，

想教泰山奏樂在太陽旗下站立無聲！

這慈祥的大地不再沉默，

以暴雨，以狂風，

掀起來黃河，驚醒了秦嶺，

把和平的農夫一齊喚醒，

起來！從黃帝的區段，

到孔孟的聖境，

沒有點辱，不要消停，

只有勝利才是和平！

黃的飛沙，黃的人影，

殺聲像黃河正在沸騰！

這金子作的黃土，慈祥而神聖，

爲他去戰，去殺，去犧牲，

保全住黃土，保全住文明，

保全住黃土才解除了苦痛！

聽，這隆隆的砲聲，

以魔力的狂妄污辱着晴空，

咆哮，爆炸，地裂，山崩；

屈服，這是毀滅，向魔鬼聲明！

冒着砲火，我們向淹關進行，

哦，魔鬼的狂妄，砲火的舞館；

看，十萬人家瓦礫縱橫，

不斷的砲火把橋梁街道打平；

啊，怎樣收拾山河，怎樣把房屋修整，

教魔手撲空，教魔手撲空，

冒着炮火，我們建起破舊的新城！

用板用沙墊起橋頭，

用板用沙墊起洋棚，

被吞的雲鷄犬，作着營生，

馳名的醫室跪在缸中！

這樂劇，這英勇，

把敵人的巨砲，儘管由夜曉響到天明，

當作了除夕的爆竹聲！

無邊的憤恨挽着柔帽，

這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城，

要死，就死在城中！

這偉大的固執正像那固執的黃土層，

不動，永遠不動，

永遠以愚拙付聰明！

看，這黃的山，古的城，

積骨是千靈百鬼，

還滿懸國旗，來往着士兵；
英勇的士兵，不逃的百姓，
在困難裏裏結成弟兄。
城裏的淒涼，同胞的苦痛，
激勵着城外的壯烈的鬥爭，
每一塊碎磚，每一片血影，
都要，都要和敵人算清！
看，濤關高聳，大河奔騰，
東來的黃水像海浪翻風；
黃山黃水，日在空中，
沒有雲，沒有影。沒有聲，
一兩隻白鷗茫然飛動；
黃的浪，灰的烟，渺茫無定，
忽暗忽明，忽淺忽重，
有時，湧出一層綠影。

浩浩的黃水無阻的舉行，

忽然夾岸的黃山往一處收攏，

峭立的雄圖變成陡道的咽喉；

野性的黃流奔往上擁，

萬浪齊衝，

萬浪齊鳴，

像萬匹江豬噴浪與風；

激怒的黃水，色變金紅，

滾着黃沙，噴着金星，

天，水，風，光，都在流湧。

除了水聲砲聲，沒有動靜，

黃牛騾在山沿，火軍圍在山洞，

這慘酷的安圍是在戰爭！

看，聳立的土山上千萬個窟窿

一星火，一聲響，一條黑影，

就引起數人的砲火飛鳴；

爲維持着交通，還要避免犧牲，
我們勇敢的車手，勇敢而聰明，
沒有燈亮，沒有笛聲，

他把車輛隱入洞中；

他勇敢，他慎重，

耐心的等待，等到三更；

一秒鐘的爭取，一尺路的突衝，

使無情的砲火炸在平空，

無聊的擊落黃土一層！

在山下，日夜，終年，保持着勇敢的安靜，

啞，英勇的戰士，用銳利的眼睛，

日夜，終年，看黃槍上的標星，

不許，不許對岸的敵人出聲，

不許，不許敵馬微微一動，

用我們的槍，眼，與忍耐的安靜，

把敵人——像些老鼠——困死在山洞！

有時候成羣的鷺鷥上了小灘，
想控制住巨浪向城裏進攻，
我們的槍比我們的黃河更不留情，
沉著的，準確的，使黃浪變成鮮紅！
在山後，像四面的土山一樣安靜，
像堅實的黃土一樣爽利乾淨，
是我們聽慣了砲聲的嚴肅的軍營。
我們的士兵，嘿，我們的弟兄，
用膠黏的手腳，耐苦的心性，
調整着壕溝，開掘着窖洞，
把每尊砲，每塊石，都擦洗乾淨，
把戰場變作潔整的家庭。
沉毅的，智慧的，把砲位調動，
出奇的，致果的，給敵人以反攻；
聽，聽我們的砲聲，
山河笑傲，百姓歡騰，

越過山，越過河，粉碎了敵營，
山響，河鳴，回應着勝利之聲！

我們的官長，士兵，

啊，我們親愛的弟兄，

這樣的勤苦，這樣的英勇，

見了遠客還這樣的和藹謙誠；

在壕裏，聽見了砲聲，

會幽默的給你計算砲的射程；

在街上，指點着淒涼的光景，

感嘆着百姓們的犧牲，

他還沒忘掉五虎上將馬超的英勇；

看，這多麼老的樹，多麼大的槍孔，

那時候，白臉的曹操該怎樣心驚！

靜靜的微笑，安閑的語聲，

他們，啊，勇敢的弟兄，

彷彿忘記了生命，

忘記了反應着危險的那些關切；
彷彿是爲滄淵與黃河而生，
血像黃河的漲騰，
心像滄淵的堅定，
護國大河的保障是他們的光榮！
官長，士兵，啊，親愛的弟兄，
吧，民族的英雄！
祝你們勝利，祝你們成功！
祝你們把這黃山黃水用敵血染紅！

豫西

當理智的權威退讓給武力，
砲火是熱人的最好的遊戲。
就是在暴政的瘋狂結構裏，

我們互道珍重，相視依依，
與守濟蘭的猛士握手，分陞。

沿着黃土的大道走進隸西，

啊，這棉梨之鄉，燄燄的古地，

也從轟炸認識了誰是仇敵。

千砲萬砲向鐵砦射擊，

數黃河的水花隨火花激起

多少金錢，多少兵力，

只賺來，可憐，四鄉八鎮一致的憤激！

看，我砲聲驚醒了的山林與陰地，

再找不到，像當年的豫西，

那使行人胆寒的匪跡。

『梁山』上的人心本就沒忘了忠義，

這無情的砲聲振起英雄們的正氣；

『男子！女人！』用着中原莽壯的語句，

『去打，去打，跟鬼子拚去才有出路！』

可憐，瘋狂的頭腦還玩弄着飛機，
鄭重的向小小的棉麻施用空襲；
好，不再種棉，我們改種高粱和玉米，
有餅子窩窩更好爭這口氣！
男人去打，女人開地，
連孩子們也快樂的戴上草笠，
幫着鋤草，施肥，放牛，餵雞，
男人去打，女人就担起勞役，
帶着籬筐，扯着小妹或小弟，
走出十里八里，
從河東過到河西，
去搬石，修路，或把高坡修成平地；
或者，趕着牛車，拉來沙粒，
晴天就防備上壞的天氣，
在公路兩旁一堆堆的堆起；
雨後，把黃沙蓋住稀泥，

款汽車飛快的輪送東西。

啊，這可愛的人民，可愛的土地，

都在抗戰中啊顯出了奇蹟！

是戰爭，還是在夢裏？

看，靜靜的棗林一望無際，

做紅合笑的畫兒把樹樹壓低；

看，田上的清風撫弄着麥稈，

把豐年的風聲到處傳遞；

看，沒有時裝，不懂什麼婦女問題，

那些梳辮兒的村姑，黃面的藥炮，

會代替男人，比男人還要精細，

把天時，地利，與人和配齊！

當我們在棗林裏休息，

那安閒的樹影，與香甜的空氣，

彷彿是在淵明的詩境裏；

當我們到棗林裏去避空襲，

老幼都匆忙的把牛馬掩護，
靜美的田園，緊促的呼吸，
赤裸的頭顱把手腳抓緊了大地，
這忽靜忽動，忽緩忽急，
這田園的詩景與殺人的利器，
使現實與夢境縮短了距離，
這不是夢，而是個謎，
歷史的美麗是牠的謎底！
我們是燃燒，還是秀氣？
誰敢斷定，敢斷定的必遭打殺！
生活的鬥爭是歷史的延續，
五千年不止，因為我們永不休息！
不休息，不休息。

今天，我們的人，我們的牲口，連我們的田地，
都拿出那永不死亡的力氣！
這簡單的謎迷住了東洋的智力，

只好用砲火飛渡安慰他自己！

嘔，砲火，砲火，飛機，飛機，

一路上，我們看見砲火的劣跡，

一路上，我們迎送着空襲。

啊，魔鬼的聰明值得感激，

林魔鬼宣傳的是他自己！

巨大的鐵橋，在陝州，在文底，

都在魔鬼發瘋的日子飽受轟擊；

在白天，還是陰慘的夜裏，

砲的聲，砲的大數，砲的炸力，

每個村寨都記得清晰，

這一代，世世代代，永不會忘記！

在陝州，當我們正從車站走向城裏，

聽着河潤橋邊石水相激，

遠望着山城的衰殘的美麗；

那黃的山坡，綠的田地，

恐怕呀還留着斑斑的血跡；

驚中慘的血浪激聲向大河波瀾，

這靜靜的古城曾看見饒幸者的魔旗，

也看見，嘔，誰能不牢牢緊記，

敵兵在綠草黃波裏掙扎着最後的呼吸！

我們正讚美那光榮的中條戰役，

晴美的空中波動起殺人的信息；

一眨眼，地面上已沒有人的蹤跡，

給屠殺的鬼使以詛咒的靜寂；

車站上；以在徐州，在開封的砲火裏

搶救機車與車輛的勇敢精細，

敏捷輕巧的都找到掩避。

一會兒，那毒狼的銀鬃已到河堤，

安閒的旋轉，忽高忽低，

分開，集合，合而復離，

最後，以恐怖의 呼嘯，顯出毒狼的得意，

準確的把炸彈投在空地。

十齡的小兒被破片殃及，

短短的白褲已如血洗。

白髮的老人，是祖，是父？將他背起，

老人無言，孩，低泣，

默默的，緩緩的，在太家的憤怒裏，

走向綠陰中的短短的草籬，

啊，走向永遠的血的記憶！

這默默的老人，是作生意？

還是種着薄薄的幾畝田地？

要不是這橫禍奇災，

也許一輩子不曉得國事的危急？

今天，默默的把孫兒背起；

默默的，他可是認識了誰是仇敵！

洛陽（上）

不曉得爲什麼是這樣，
在我心靈深處那有音樂的地方，
覺得最好聽的地名兒是洛陽。
當色彩與音樂來會見時的想像！
住在我順着地名的音樂，
把鴉染成淺綠，或者嫩黃，
像完美的鳴鳥，綠色相彰。
就是這樣，當我每一聽到洛陽，
在心眼裏——我並沒到過那個地方，
彷彿就覺到一隻彩禽在花林裏輕唱！
啊，今天，夏雨輕洒，鼓樂悠揚，
那一向存在心中的想像，

變成了眼前的異樣風光。

首先，我們去慰問，去拜訪，

那慣戰的士兵與抗戰的名將；

從他們的言談，從他們的信仰，

我們看見了開封，信陽，中條與太行，

使全世界興奮的那些戰場，

怎樣在消滅，怎樣在奮勇，

怎樣以勝利來揮着和平與解放！

不屈不撓的他們緊張！

不屈不撓的堅持着信仰。

這信仰，來自經驗與胆量，

像五月的南風，和暢健康，

把勝利的花香吹送到戰場上。

借着他們的心智的明亮，

我心上的浮雲變成晴朗的霞光；

每當敵人猛攻，我們就冷靜的還擊，

在敵人鏖戰的時間，鏖戰的地方，
卻教他像剛進屋裏的蒼蠅那樣猖狂；
我們等著，像獵戶等貪虎狼，
步步緊逼，步步不放，
等着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戰場；
像寡姐流暗了荷塘，
好動的蜻蜓都落在荷葉上，
我們從容的伸手，便夾住脆弱的翅膀！
就是這樣，我們在中條戰太行，
每次的勝利都記在『我們的』歷史上！
由他們的言談可以想到他們的氣相：
沒有日耳曼武士的粗莽驕狂，
也不像効忠王室的驍騎與武將，
以金珠錦綉裝飾起威振四方；
瀟灑的氣度，單簡的戎裝，
心裏的精誠煥發在眉宇上，

他們隨便，他們和祥，

自信，信人，給別人以信仰，

像雨後新竹那樣堅美清揚，

啊，這新中華的柱石與希望！

在金谷園中，天津橋上，

或周公祠裏，吧，快樂的時光！

借着歷史的光燦，花木的清香，

我們看，聽，不用再勞動想像，

那新史詩的人物怎樣在生長！

順着郊外的大道，槐柳成行，

我們到古靜的菴院祠堂，

去慰問爲國流血的弟兄與官長：

在大殿上，或東西兩廊，

那些英雄靜靜的伴若佛像，

把痛苦與寂寞都忍在心頭上！

每個人都有些使歷史光榮的話講，

可是守疆了紀律，或因為氣力不繼，
只用微笑回答著拜訪，
哪有什麼精力的力量，
能露出這微笑的深深與悲壯！
這無語的微笑，卻說明了一個個的戰場，
嚴肅莊嚴的語言，卻說明了一種較力，與希望，
苦戰的疲勞，與民性的強良，
都在這一聲聲的像雨後的陽光，
把希望與光明籠罩在綠雲上！
在院裏，閒倚着老松，或拄着木杖，
已能走動的壯士，佩着十次章，
步履緩緩，臉色蒼黃，
提起戰馬，話短必長，
指着戰場，指諸敵壘，
指着青天罵罵着海盜的強梁！
我們該有多少歌曲，多少文章，

來紀錄，來強弱。

這血肉的犧牲，事實的悲壯！

請有多少戲曲，到處演唱

這最戲劇的行動，啊！關係着存亡！

該有多少圖書，多少酒食，多少衣袋，

從精神，從肉體，來感謝與調養。

這些英雄，為你我，把熱血流在了沙場！

在另一個戰場，源流我不能指出地方。

那海狗躍白地，同樣得敬仰，

冒着毒彈與烈火，他們奔忙，

和性命完全交給了責任！

耳聽着空襲，必終在軍械，

車子就安全是良心的保障！

借着夜色，或借着星光，

由黃昏，直趕到天亮，

趕修那炸毀了的路軌與橋梁；

爲了軍需，衝破漫開的火網，
爲了增援，與弟兄們一同衝向前方；
雲陣地轉移，砲如雨降，
每一件廢棄的器物都重於死亡！
不幸，時間與心願各不相讓，
敵人的利刃加在脖梗上，
隨手的驕子絕少投降，
有的被殺，有的逃亡——
要着殘差剩飯跑到洛陽！
看，這簡單的病室，擠滿了小床，
裹着腿，纏着頭，吊着臂膀，
每一條繩帶是民族之光！
啊，血的粗繩纏繞着天良，
弟兄們！祝你們早恢復健康！
把死亡，啊，把那可恥的死亡，
由你，由我，由國族與天網，

加給那些沒有天良的混賬！

洛陽(中)

與我有緣的洛陽，施了留客的計巧，
 數星年的大雨，沖斷了洛陽橋！
 這北方的天，北方的情，
 一塊黑雲，就是萬頃驚濤；
 沒有那江南的細雨，輕打着芭蕉，
 更沒有那花香，滿到天邊；
 在這裏，暮氣未銷，冷風已舞，
 斜來的雨點，重重如雹；
 可怕的黑雲，撲過遠山，追著飛鳥，
 一會兒，天地無光，雲壓海墘；
 千萬條瀑布，合成一條。

翻滾的大海向地上傾瀉；

水在急流，水在歡跳，

只有一個聲音是水在呼號！

一會兒，像有什麼心事，急在脫逃，

那黑雲，捲着雷閃，湧到萬般險；

遠遠的架起七色虹霓！

這時，忽雨忽晴，青天與旅客忽晴忽笑；

聽着雨聲，趕路的希望在心中縮小，

望着晴空，晴空又必定招來雲報；

無計劃而是必然的，去訪問友好，

看一看市面，閒步到四郊，

用緣分與命定減少焦躁。

英雄偉人未必是虎目龍腰，

同樣的，洛陽的城市並不雄偉與熱鬧；

小小的城，窄窄的道，

正像洛陽女兒活潑短情；

啊，洛陽女兒，連中年的纏纓，
都穿起短衣，放棄了長袍！

不甚熱鬧，可也不甚蕭條，

雖然萬惡的敵機不斷的提擾。

像孔雀開屏，這小城，尾大身小，

奇美的古蹟展列在四郊。

走過了康節聽鶻的古橋，

密密的柳陰隨着大道，

宋代的亭園，烟霞的笑傲，

今日啊是油油的綠田裏青草！

路旁，小小的村？小小的廟，

安樂窩中，赤體的小兒說是姓鄭。

順着柳陰，踏着青草；

暖風，把金色的陽光吹入田苗，

再以陣陣的清香招我們談笑。

未過龍門，先看見紅牆綠柏的廟廟：

廟內，開朗的庭院，明淨的石道，肅穆的松影把神祠掩罩；怒目的關公似憤恨難餉，面微側，凝欲躍，輕拍緩帶而怒上眉梢；可是，神威調節着怒憤，凜然的正氣抑住粗豪。這嚴立的崇高，表現的微妙，應在千萬尊塑像裏爭得錦標！在後殿，像短而小，以老太婆的心理供養着神靈，關公在讀詩，關公在睡覺，把殘段與虔誠變成好笑。在殿後，松陰靜悄，謐然着關帝的碑亭和墓表。撲說，另有帝墓與神祠位在東郊，

地形與史事都較爲可靠；
爲爭取鬼神，自不容假冒，

兩鄉的百姓，從久遠的年代直至今朝，
還憤憤不平的彼此爭吵！

沒有時間，詳加檢討，

我們便給面前的帝蓋，卽便是鐵造，
以應得的敬禮與祝禱。

參拜過陵廟，轉回大道；

山，河，與偉大的橫橋，

引我們向龍門飛走歡叫！

領路的老翁，像一切的引導，

帶出縣士的神信，學者的威儀，

以燦爛的飄路飄著蒼樹秀山高，

一泉一石彷彿都有無窮的終奧！

他指揮，他稱道：

珍珠泉，蓮花洞，唐朝的古廟……

事實上，這裏水不奇，山不高，龍門的名實是手的創造！

千佛萬佛，像佛海狂潮，

佛洞佛岩，佛的像，佛的宮堡；

小不盈尺，千座浮屠，

石壁上銘刻起萬千尊佛號；

大可數丈，佛光遍照，

使血肉的人間同登藝道！

這信心，在唐代與六朝，

把藝術的光輝寫顯着宗敎；

愚子凡夫，顯貴富豪，

爲疾病死亡，咸平安禱禱；

以十丈蓮台，莊嚴靜妙，

咸半尺菩薩，心虔力勤；

來祈求，來答報，

那平等的慈悲，與光明的威名！

金錢鼓勵着技巧，

超超的藝人，優厚的酬報，

參考着佛士的工題，希臘的線條，

以人體之美表現神的微笑。

東村的牛膝，西鎮的阿貓，

以有限的金錢將心願迷了，

只求得多，不問精巧，

呆板的菩薩，結草成套！

風雨千年，石爛神凋，

人間的劫亂，洞冷僧逃，

斷臂折頂，神祠也難自保！

趁是那稀心的製造，

越容易引來摧殘與劫盜，

有些平凡的小命倒能幸免淫暴！

呀，龍門，藝術，宗教，

這醜陋的人間哪，破壞多於創造！

二十年前，滿其那龍門崗是亞的夏磨房，每逢把拓頁擺攤，欣賞磨房的被磨所

我就把龍門，任着靈機色靈動，

想成最雄偉偉麗的人工天巧；

今天，聆聽着卵石，磨說着河水滔滔，

我沒有失望，可也沒有這澎湃的歡呼，

也許是美的缺憾，使欣賞變成悲劇，

離開龍門，越過橫橋，

白香山的湖風，吹着秋雨春潮。

嘿，誰能想到，誰能想到，

莫非人生真是夢，夢裏料，

誰能想到，哪英雄的改豪，

王爺錫明，特的新花正當春曉，（註）

立來與香山分享龍門的寂寥！

大雨，阻住我們前去尋芳，

同樣的也延遲了他的北訪中條；

不可除膽，不分遲早，
我們相訪，我們談笑，
勇敢的雄獅，事無大小，
都溫柔細膩的親近撫勞；
冒險遠征，戰風暴，四下裏奔跑；
還想睡時，想睡睡睡，
想盡用盡的奇謀妙計，
離散戰陣，離散，從容服走了煩惱！
含着笑他想像時，肩背寬闊，膝蓋着兩腳，
摩挲法倫渡，大河，清澈激湍的步，
夜黑幽深，烈火，翻騰，而水，
撲面飛揚去，離，離，
度天曉的時節，獨剩他，
而後，而後，想，想，想，
身在洛陽，時，時，時，
却也不肯忘了耕戰院裏的花草。

誰能想到，這勇敢與勤勞，
天壤不仁，會以死亡相報；
以疾病折騰，在荒山古道，
使壯美的詩心花殘月萎！
當我在香山祠外從容瞻眺，
你，離魂又唱，我會聽到；
在那有橫樑與木槿的墳旁，
是寫盡小詩，或是對花微笑，
啊，那遲遲不去的微笑！

不久，就是在這墓了，誰能想到，
這香山墓旁會添上了你的新墳細草！

註：禮錫先生回國後始作語體詩，且謂將來亦不再
用文言。

洛陽(下)

多麼憂心？啊，歷史的興廢！
 看，洛水在南，北邙在北，
 首陽與伏牛峯遙相對峙，
 地勢的雄貴，山水的明麗，
 當年啊，異草奇花，芙蓉蓮華，
 是唐詩與宋詞裏的饒趣都會！
 金龜玉環，即使是風去塵歸，
 七十二皇陵的北邙啊，還有死亡的富貴！
 今天，夜雨朝陽使遠山明翠，
 河柳依依，斷心的暗美，
 在那裏，哪裏，是那幾代豪華的都會？
 除了北邙上的茂草荒碑，

我們看見，嘔，真個還沒有豬圈——
 古時在陽穀那麼容易推曉？

「獨有小豕，猶犬吠，

綠楊綠田，村豕隨着牛背，

難道這就是玉潔清輝，

帝王的宮禁，金闕的天威？

那國都的控道，天子的捍衛！

就是白馬外的黃金幾堆？

是什麼風聲代替了玉笛橫吹？

是什麼刀火代替了雙馬金龜？

幾千年的雨露，細軟花肥，

明慧翠袖，十萬錢眉，

一旦哪，變化飛灰！

我們穿村過寨，渡過洛水，

踏着南泥田間那濕潤的土背，

或與小雞分享着河堤的草跡，

去看那出土的大晉古碑，

好證明古代太學在古代洛陽的地位。

田上的香風，這林的靜美，

使人歡喜，使人欲悲；

昨日的瓊樓玉宇，今日的塵灰，

人類的悲劇是人力的浪費；

滄海桑田，使歷史迴盪而急退！

看，這窮苦的村落，污穢成堆之

街心的積水，蚊蠅交響爭輝；

就是在這裏，臥着那學府的石碑！

「大晉龍興・三臨辟雍」，呸，碑文的完美，

與石面的凝滑，綠苔的名貴！

是哪一次戰爭，災害，使歷史陰晦，

把一千五百年的光輝，

捲藏土內；

到今天，彷彿順着命運的指揮，

在這沒有蜜聲的地方便令人漸愧！
 鄉人前引，我們結成考古的小隊，
 看那出土的地方，決定太學的方位；
 在芝蔴與玉米的綠影裏一小坡幾堆，
 恰恰與古洛陽的遺痕相對，
 石經的殘片，與六哲助祭碑，
 都在這裏，偶然的，與老農相會。
 我們要歡呼，嘔，山川與智慧，
 這是南郊，這是太學，古洛陽的珍貴！
 文化假若是呼吸呀，武力是肺，
 任他風狂雨暴，疾掃橫吹，
 肺葉的堅強把危亡粉碎！
 今日呀，我們的意杭，那天堂樣的都會，
 也想像這無抵抗的古城，受着摧毀！
 舊史的幽香，園林的秀美，
 都被東海的狂風一夜吹碎！

還有那學校之樣，光耀着華北，
 壯麗的百年，宏闊的設備，
 今已樹為室首舊用，

在門下的腳下默默的羞悔！

幾篇的文明，民務時的強美，

隨風的廣，數精神頹廢！

一變為，一變終，都曉得自衛，

用他的紐，他的刺，他的嘴，

為保一藥房，捨命去敵對！

這一代中壯兒女的光輝，

要把英武與剛強替換了民族的衰廢；

我們要以戰爭把戰爭打回，

我們以文明就必須把野蠻「打」退！

啊，古代的洛陽，今日的蘇杭與華北，

是多麼，多麼驚心可畏！

我們豈正要抗敵，我們應為抗敵而迷醉！

相信啊，文化的生存，第一是自衛！

依依不捨的，我們向堤岸辭別，

備了雙兵，渡過洛水。

遠遠的，塔古台高，林幽影碎，

使我們快步如飛，

忘了半天的饑渴勞累，

去看，看那中原佛法的朝暉，

中華佛寺的始祖，呸，萬歲！

白馬寺還在人間，白馬寺萬歲！

給廟名，給山門，以提用和點綴，

門前宋朝的石馬靜立相見。

出自好古的熱情，或出自懺悔，

各地獻金，使殘廢變為壯美：

山門大殿，清朗光輝，

土木一石都依古修飾。

莊嚴而生動，深澁而結慧，

那些金身是藝術的教誨，
 以人世的衣冠道出佛的真味，
 使人忘了點什麼，却增了些智慧！
 摩麼，竺法蘭，嘔，使舌齒生香的法諱，
 凝着洛陽的櫻紅霧醉，
 凝着北邙的花殘月墜，
 在清涼的古台，給人世以清涼滋味；
 以佛的經，佛的智慧，
 豐富起中原的文心字彙；
 教詩感興思潮去探雲漢的幽美，
 把樂坐的蓮花培植在孔孟的園內；
 院中，二大師的陵墓相對，
 左右，二大師的殿宇相配；
 院東，舍利寶塔伴着狄梁公的墓碑，
 後殿，清涼古台帶着歷史的幽邃。
 我們瞻拜，我們玩味，

古寺古城，存亡興廢；
踏著斜陽，回到洛陽——抗戰的堡壘，
啊，新的洛陽必須，必須，是抗戰的堡壘！

洛陽——葉縣

冒着空襲，我們渡河；
在懸門，對着那無語的石佛，
我們聽見炸彈滾滾的投落；
望一望洛陽，我們默默！
這血的瘋狂，血的饑渴，
朝朝夕夕，在這歷年，
血的花到結成了仇恨之果！
我們相信，以你同友應風波，
落陽，以你的從容不迫，

一定償以正義的寶劍金戈，

嚴勝，而且肅清，流血的罪惡！

這時候，近午的陽光毒烈如火，

我們回到錢上的小店裏避一避炎熱；

滿路的騾馬與牛車，

也都暫停，向陰涼裏躲躲；

滿身是汗的車夫，面色焦黑的旅客，

拉一頓屈，既不得解渴，

找個地方便合目而臥。

窮困帶來這條，疲乏產生靜默，

連賣瓜的小兒都懶得吆喝。

兩個大瓜，一些熱飯，

半茶壺的包圍裏飲了飯湯，

兩條空凳或兩張小桌，

我們橫躺臥臥，

曬乾着蒼蠅，安地着塵塵。

當過客與馬牛結束了寂寞，

我們也辭別了永遠靜靜的龍門古佛。

一路上，看着豐美的田禾，

與男女老少的辛苦勞作，

又使我們唱起戰歌，

忘了疲乏與炎熱。

遠遠的，我們聽到號聲起落，

綠蔭裏的十里鋪上士兵集合；

遠遠的，向我們招手，請我們停車，

啊，官長的嚴肅，士兵的親熱，

一定教我們法西線中休息片刻！

士兵的勤勞，剷除了鄉村的污濁，

乾淨的街道，樹影兒婆娑；

綠蔭下饒人的大瓜，皮薄水多，

還有熱雙白雞把雞蟲兒啄啄。

親熱的握手，握了再握，

真誠的笑聲是友誼之火；

涼的瓜，熱的茶，給客人解渴，

古廟的松亭下主賓分坐；

受訓的青年來請演說，

毒腳光頭，規矩而活潑；

官長們的要求是精神的餵湯，

可帶來新的書籍，新的詩歌？

大家興奮，彼此張羅，

這渾水相逢的一刻，

從抗戰的艱辛產出團結的快樂，

像老友在他鄉相會，語爽情多。

默默的斜陽以陰影的加長向行人威嚇，

我們必須趕程，雖然依依不捨。

趕到臨發，太陽已落，

借着圓月的清輝，找到住所，

竹樹清幽，花影兒被人影兒碰破。

放下行李，搜出錢袋，
踏着月色去找些吃的；
街上老樹合抱，人稀影多，
找遍了飯館，走盡了城郭，
找不到一點兒燈明火熱；
啊，這老城還是日入而息，日出而作，
遲到的行人只好忍了饑餓！
望着月明，束手無策，
苦笑着，我們走回宿舍，
望着月下的梧桐，我們高臥，
聞一聞花露的清香，幻想着魚肥酒熱！
草起的林裏有蟲兒好捉，
我們也趕緊把齋戒解破。
與烟粉一同起身，好趕完這一天的工作；
首先到慰問傷兵，然後，假若時間許可，
去看那萬松裏的佛閣，

古香積寺裏的雲光山色；

然後，要經過汝河；

據說，河上的橋樑已被大雨沖破。

天長人旱，餓了許多，

羣衆還沒散，我們就走上松裏的山坡。

山平水淺，奇松萬株，

松在山尖，松在溪側，

松在溪畔，老根把橋板攢托；

枝稀幹挺，似傾似折，

千姿萬態，綠遍了山頂山瀾與山坡；

濃蔥萬端，可是清青的一色，

綠的樹，藍的天，黃的土，悅目的清和，

碧和蒼生相連，靜靜的空中似游着綠波。

山雖平，水雖淺，情着這奇松萬株，

却給詩心以清靜和活脫！

奇溪、幽靜的靜室、浴后的院落，

碑是殘佑，纔是寬和，
寶塔雖低，面形態古拙。

院後，亭下的泉池動蕩微波，

嫩綠松根，潤着苔色，

流成了小溪教碧艇到青蛙全都快活，

必慕的青山未斷，眼前已是滾滾的汝河，

兩岸的荒沙，橫臥水關，

沒有樹陰，一片蒸熱。

赴戰的壯士，半夜裏就在岸上集合，

還抱着短刀，在沙灘上呆坐。

渡橋人多，人行馬蹣，

浪猛河深，又有法泳道！

大家默然，心急如火，

你看那長船，在浪裏出沒！

艱苦的行軍才見出軍心的振作，

看，看這些弟兄，忍着饑渴，

汗如雨落，一聲不響的持槍端坐！

這鐵的軍人，經過紀律之火，

有鋼的堅硬，棉的柔和。

設想呀，有好的槍砲，便利的舟車，

他們必能攻無不取，戰無不克，

世上最良的軍隊是在中國！

日已當午，我們才過河，

找不到大樹，我們便將就那小鬆變裸，

葉小影微，只好半蹲半坐，

看着那發光的小松，像綠珠萬顆。

然後，慢慢的找到區公所，

也就找到西瓜與熱飯。

午後，斜陽尚高，已望見葉縣的城梁。

一塊黑雲，風急閃爍，

是雨？是風？謹慎是行人的上策。

我們就進了那靜靜的城郭，

一會兒，果然雷聲雨落。
這樣，我們便作了葉縣的不速之客。

南陽

南陽城外，白水激着黃沙，
南陽城內，人靜街狹；
繞城流水，楊柳啼鴉，
城中小巷，靜靜的人家；
燈昏店小，窄巷裏玉沙沙，
玉杯玉筍，雕玉如花；
哪裏是那半街殘磚碎瓦？
是什麼無情的吳興致房倒屋塌？
難道這古城的靜雅，
也是罪，也得屠殺？

這仇恨，有什麼仇恨比這更大？

沒有理由，這古蹟燃了轟炸！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只有殺，只有打，

只有這開始的方法，

這仇恨，這恥辱，才可以雪刷！

看着城中的煙火，

更愛聽隱色裏的軍號激發。

將青的廣平，五色的朝霞，

雲草之洲長隨着戰馬，

炮車輕響，軍士疾歸，

齊一的心，齊一的步伐，

踏着青草，步履挺拔，

步馬工砲，盡是青年愛國之花！

看，看那軍旗，隨風裏莊嚴飄活，

是抗戰的先鋒，是寶血的精華，

領導着鐵軍，到處給敵人擊攔。

牠會高揚在南口的峻嶺奇巖，

播揚着倭寇像風捲荒沙；

在牠的豪嚴光彩之下，

沒法退避，只有衝殺，

每一條漢子都忘了身家；

這精神，數鮮血染赤了南口的風沙。

數狂傲的『皇軍』知道了懼怕；

一個人也打，

一口刀也殺，

就是刀折鎗啞，

南口的山石還會粉碎敵馬！

這無畏之旗，無冬無夏，

在戰場上飄揚；軍心上高掛，

永遠是紅豔的勝利之花；

帶着居唐南口的血色如霞，

又在台兒莊上吐放光華！

對着這旗，對着這人馬，

啊，是什麼烈焰千丈，明徹了天涯，

使我顫抖，使我淚下！

有什麼詩的言語，言語的精華，

來稱頌這精神，這偉大！

有什麼值得奉獻的異卉奇葩，

一一的來光耀這銅盔鐵甲！

我不到花，找不到話，

只有默禱，這正義之旗勝利在東亞，

以我們的鮮血培植和平與正義之花！

向軍隊獻了旗，和民衆說了話，

晚間，戲劇，唱歌，一堂雜耍，

青年男女，精神煥發，

以藝術的表現向暴敵誅伐。

十二歲的小兒扮作鄉下的老人家，

吸着漢烟，鼓着白髮，
一言一動都老到圓滑。

這神聖的抗戰，像春風催花，
給聰明才力以普遍的啓發；

軟弱者敢打，

軟儒者不怕，

教亞子會以戲詞歌謠道出心話！

這十二歲的娃娃，

將隨着敢抗戰的中華，

與剛降生的中華茁壯，一齊長大！

啊，我們的新的國家，

那將是多麼美麗的鮮花，

牠會舞，牠會歌，牠會登，

牠有武有文，剛健而文雅；

那才是真正的發軔之邦，和平而精武，

那禮教來自人人崇法，事事美化，

每個人的尊嚴都像奇珍無價！

爲了看漢代的石刻，去拜識古碑，

玄珍兒的禪堂也遭過轟炸！

殿閣層層，院落宏大，

松影疏疏掩不住葡萄架，

綠陰之下道人獻茶；

後園裏一半兒香花一半兒瓜，

一座茅亭供遊人閒話；

漢代的天祿辟邪臥在陽光下，

靜看着凌霄花兒在松枝倒掛，

青天綠樹，金黃的大花，

有什麼能美過這天然園盎！

風靜花香，雲閒寺雅，

令人頗想換上袈裟！

可是，車輪又動，趕早出發，

只好啊，把流離奔走當作出家！

臥龍崗下萬頭桑麻，
臥龍崗上林光如畫，
天光尚早，忙裏偷暇，
到了南陽還能不瞻仰那殿中對聯。
廟裏，樹影生涼，楹高柏大，
茶亭與碑林分列在兩廳下。
武侯的全身似欠舊酒，
呆看著龜前的籤筒與神爐。
殿後，小小的茅廬半要傾塌，
庸俗的題字東抹西塗。
後殿裏，案上擺書，地圖張掛，
利用着古祠增高文化，
關張在旁，中間兒塑着君臣對話；
造像的平庸實無可誇，
衣冠的親切却勝過了虛渺的菩薩。
躬耕南陽，就在這裏，是真是假？

‘恐怕呀，敬賢的誠心超過了史術估價。
 ‘湖北的隆中，聲名更大，
 ‘英雄若有知，詞處爲家，
 ‘把鞠躬盡瘁的精神播殖到普天下！

老河口

城裏是田，城外是田，
 一片兒玉米，一片兒藍澁，
 靜靜的城垣，
 把綠的風光裁成兩段；
 身在城裏，望盡郊園，
 怎麼不見稠密的人煙？
 忽然，柳林一片，
 鑼鼓喧天，

三步一茶館，
五步一戲園，
河南腔子唱着單調的絲弦，
漢調京腔爭鳴着豎板，
如雨的行，
不斷的煙，
山東的馬戲人海入山；
柳陰下，大道邊，
五光十色還是小攤，
私貨雜着土產，
瓜菜配着冰凍，
南腔北調的吆喚，
九州四海的吃穿；
成排的草棚，各方的飯館，
鍋杓交響，酒菜魚鮮，
同時，小亭在溪畔，

球場在林間，

壯丁操練，

士女遊玩，

歡笑的小兒女打着鐵鑼；

歡心的標語林外高懸，

通俗的壁報字大如拳，

高尚的娛樂盡力宣傳，

哪天游泳，哪天賽船，

足球賽馬，都寫在門前；

小孩們嬉跳，百姓們遊玩，

人羣裏面來往着軍官，

一道玩耍，一道談天，

大家同樂就一樣的尊嚴，

軍天的戲台，人人白看，

到晚間，燈明如昼，樹影搖搖，

老幼男女，靜立成環，

兒童們唱歌，逗加以表演，
且歌且舞，聲和步調，
小小的領導年方十二三；
話劇京腔都宣傳抗戰，
台底下一陣兒興發一陣兒悲酸；
看，日本的俘虜也參加表演，
一個高歌抗戰，
一個金斗連翻，
彩球不斷，掌聲震天，
只要投誠，便以誠相見，
大國的風度不記前嫌！
這是河口的公園，
這是戰時河口的風景綫。
柳陰以外，英國的門前，
緊靠着市區與酒店；
窄窄的街衢，高牆深院，

重要的商業門兒半掩；

三步一家旅館；

五步一家飯店，

戰爭是風，這飛萍轉，

戰時的繁榮，繁榮了客棧。

穿街小街，腳下就是河岸，

大小的木船，

高矮的桅杆，

水上的人家男呼女喚，

江風淡淡浮動着幾處炊烟。

北通豫陝，下走襄樊，

水陸車船集中在這一點，

那麼熱鬧的公園，

那麼多的旅店，

小漢口的復興說明漢口的淪陷！

這浮動的繁榮虛掩着悲慘，

以肉身作資本的女兒就有好幾千，
有的是三隨口轉！

有的是家破人亡，以恥辱換來茶飯，
民族的清白，啊，只能以抗戰沽清！
在這虛浮的繁華裏面，

却有一股鳴聲，小小的清泉，

流到桐柏，流到襄樊，

流到大洪大別麓處，

會合着血的渠流，血的溪澗，

浩浩蕩蕩，流成了血的長川；

猶以泉的清明，血的激瀾，

鎮定如山，疾馳如箭，

教暴敵的猖狂變為羞慚；

與這清泉為伴，

詩人彈弄着琴弦，

多少超人的勇敢，

多少血肉的奇談，

在銅柏山前，在寒河兩岸，

第一個故事都是哀怨的詩篇。

這清清的泉水激動着那血的長川，

今夜出發，明朝應戰，

最近的目標是奪回武漢！

河口的風光只表現了這清泉的一面：

牠的從容，牠的恬淡，

沒有激鳴而氣度明遠；

假若政治方面有良好的根源，

或及時的能有新的樹建，

使軍民同戰，軍政相聯，

像兩溪清水合成綠川，

那襄漢之濱與山洋之間，

將有多麼更多的殘敵的爭戰，

隨着大江東去收復河山！

裏樊

在這古邦，異的，連天時也會作曠；
鬆遼的黃風使倭奴胆寒，
中原的急雨救敵馬深陷；
惜着風雨聲聲，風雨的昏曠，
我們奇襲，刀槍是閃電，
送命的敵兵說也可憐，
也許正夢着櫻島月圓，
也許正夢着美女金錢；
刀抹了哨兵，連喊也未喊，
輕快的我們爬過牆垣，
雨聲瀟瀟，刀急如閃，
結束了一片夢裏的依戀與兇殘！

拉了馴順的大馬，撿了槍枝子彈，
不像打仗，倒像割雞收田；
哪一位壯士不笑着誇讚：
好雨！好雨！潤透我們的征衫，
可也潤透了我們的良田，
還給啊敵營添了炸彈！
當我們正要走向襄樊，
連陰的大雨又起公路沖斷，
敵馬與砲車正陷在泥灘，
我們却從容的上了一木船。
南方的天色，北地的田園，
穀子玉米，青青的兩岸，
青到遠村，青到遠山；
我們看雲，雲來雲散，
我們看山，山光深淺；
雲來，綠田色暗，

雲開，閃出青山一綫；
雲光萬變，水聲不斷；
水聲兼聲時急時緩，
岸上的鳴蟬隨着風兒偏北偏南。
嘔，這原始的木船，
在科學的時代使人歸還自然，
誰能不以淵明自問哉，
寫幾句淡如流水的韻言！
夕陽欲沉，鷗鷺舟散，
入了黃昏，水聲越發淒淒越慢！
猶想幫忙君倦眼，
暮色裏看到衰樊！
衰樊，多麼古遠！
衰樊，又多麼清鮮！
那麼多的歷史難道都是昨天？
多少代的英雄與爭戰，

多少代的詩場與江山，
從歷史的青春，自我的幼年，
就那麼燦爛燦爛，香滿了心間，
今天，在這微茫的兩岸，
都立在我眼前！

長調的樊城，波影燈光微顫，
古秀的襄陽，連個燈光也不見，
是抱着什麼詩裏的酸，

還是什麼現實的幽怨？

捨了木舟，跳上微瀾的堤岸，

在樊侯祠內，一夢如煙，

城遠聲稀，波平柳暗，

米襄陽的祠堂相隔不遠，

幽然與我們相伴。

清晨，把錦旗向忠勇的軍人呈獻，
晚間，看廣西的女兒把歌劇扮演，

看前邊了樊城，長長的護着堤岸，
 那河長，旅館商家齊排兩面；
 在太平年月，堤下的篷帆蔽天，
 堤上徹夜歌聲流連；
 在今天，襄樊的形勢，軍事當先，
 生死的槍聲填滿了仇日的宣傳。
 那古蹟的遺蹟，我們渡河去看，
 本來就清閒，現在更清閒的可憐！
 高高的花牆，深深的庭院，
 捲簾長窗可愛的在房上飛懸；
 小巷長街，門兒靜掩，
 幾處酒店已炸成了破瓦頽垣；
 殘敗的會館驚動了襄樊，
 靜靜的古城含淚散；
 殘兵們掘利保住了襄樊，
 聽着襄樊百姓們回轉；

在城裏正聚在鄉間，
百姓們隨着軍隊移得，
再隨着軍隊回還，
我軍的英勇，敵寇時見殘，
教他們認清這不是自戰，
不怕奔走，不怕艱難，
他們要與我軍同行回還！
壁上的捷報仍新，又添了幾張畫片，
老人小孩圍了又讀，看了再看，
相信了國軍能保衛江山，
看一看自己的家門，點頭微嘆！
街頭沒有什麼富麗的商店，
舊日的官衙却還深遠，
層層的院落，竹木自然，
官府的威風還未盡消散。
我們從昭明台下走向府前，

護城的溪水溫柔波瀾，
 疎疎的絲柳，靜靜白蓮，
 城樓瘦影，樹影微低，
 詩人的古壇啊！具是在空闊間！
 靈佛寺內，殿宇殘殘，
 孤獨的佛像與圓瓦為伴，
 小碑上還存着殘舊居士與道安。
 離了關廟，順着田畦，
 找到了板溪，可是溪已不見，
 古時的湖田變成今日的良田，
 那靠山的巨石，是誰鑿了個窩眼，
 却算作起溪的馬蹄，把歷史欺騙！
 峴首不高，而山河四圍，
 遠山淡淡，一水迢迢，
 古代的風流，隨着河道向南遷，
 而悲殘人歡！

在昔年，水在山前，舟車不斷，
 山水之間，詩酒紅顏。
 而今，時遷水遠，青草伴着流烟！
 在殘淚碑前，北窗寒幾，
 河水滔滔，雙城夾岸，
 形勢雖奇也不如武漢！
 將臺似的古蹟殘留在路邊，
 詩人的墓，名賢的祠館，
 到處是江山以告祭的紀念！
 可是，在桑田滄海都聽命於時間，
 就是寒燭夜遊也苦夜短！
 冒着小雨我們趕回渡船，
 浩茫的江水四顧茫然，
 我們要早歸，我們要早眠，
 明天啊，要與忠誠的烈士一同紀念，
 紀念那民族革命的八一三！

西峽口

在沔陽與南陽，都會向武侯致敬，
到了襄陽，却無緣去瞻拜隆中！

大雨像把我心的心思，

每一要起身，就雲合雷動；

只好轉回河口，準備北行

默默的與諸葛相期太平！

離開河口，泥車車停，

帶來黃牛，央告着百姓，

一聲呼喊，齊心的推進，

湖北的公路實行着推進。

幾步一停，幾步一送，

可以想像敵人的砲車與輸重，

是這樣的進行，

怎樣的變動，

在陡北水河之國的雨水中，

爬到鄉間，已經午日當空，

我帶點金珠便向內鄉進行。

啊，着這公路，柳絲沙明，

車走如飛，這平如鏡，

像飛鳥的小島，我們高放歌聲。

內鄉不傳，走向西峽口的山明水淨。

不盡高的山崗，短樹青青，

造林植樹，在這裏，普遍的推行。

河水不流，可是急浪爭鳴，

爲防着泛濫，插柳層層，

直着成行，綠蔭護着堤徑，

斜着成翼，無翅展在河中。

河灘上，本來是石亂沙明，

彌漫沙流，風來沙動，
現在是荷葉青青，

稻香千頃，

硬剷去積沙，教清泉四送，

增加了收成，改變了風景，

直幹與決心使荒沙變爲有用。

一路上是北地的清明，

南方的秀靜，

每個村莊都顯出辛勤潔淨，

村口上立着武裝的壯丁，

這清潔，這勞動，

這每一鄉裏有他的子弟兵，

說明着這是有組織的民衆。

組織民衆是民族的返老還童，

把人力^力人心一齊喚醒，

昂起頭，負起責任，使全縣年年繁！

看，這使野水荒山化為美林，在這自力完成的樂土上佳境，每個人在大家的事裏得到光榮；每個人都聽從大家的命令；說聲修路，一齊拿起筐繩，喊聲造林，馬上肩起水桶；號令是心，手脚勞動，一區一縣不這是個大的家庭；遇到危患，子弟皆兵，有了盜賊，人人拿送，為愛護那大的家庭，撐罷了門前，再把村街掃淨！這組織，使大家的耳朵為大家聽，大家的眼睛為大家用，藉着外面的風聲，消滅漢奸的蠢動，

到了時候，會以自己的力量保衛家庭。
這組織，曾在自己的公路上，多麼坦平，
日夜不斷的推進奇兵，

在隨憂會戰裏給國軍以援應，

似從天而降，使敵人顛蹙！

緊接到赴援的命令，

一鎮傳到一鎮，一營傳到一營，

後面的趕到，前邊的啓程，

像羣馬的交替，水浪的推行，

消息嚴密，閃動輕靈，

星雲天黑，一夜裏飛來三千子弟兵！

聯結上軍隊，探好了敵情，

守住山頭，利用地形，

武裝的百姓，

擊潰了敵兵！

組織的勝利，百姓的光榮，

家家戶戶有了勝利的歌聲！

在面談會上，我們獻旗致敬，

四鄉八鎮都來了民兵；

他們的指揮，他們的司令，

都是些直爽剛強的老百姓，

打着河南的腔調，談說着如何戰爭，

舉起自釀的紅酒，酒色愈清，

祝賀着國軍戰無不勝！

這精神的振作與抗敵的成功，

並不因人民富庶，歲歲豐登；

事實上，這是貧賤的境況，

有一兩畝田地便算富翁；

牠的掙扎與運動

是用團結之索聯合起百姓，

是有點新的知識就去實行；

團結產生力量，行動征討着貧窮；

打仗與編修是同一個精神，
說作便作，說攻就攻；

沒有成案的公事，或預細的章程，
總約法三章，當面說明；

凡事都須試驗，試驗實會達到成功，
就是這樣，這匪人出沒之境，

今天起水綠山青，

曾數幾處聽這裏的槍彈與刀聲！

看，這小小的城鎮也有電燈，

借看水力，湊一些人工，

沒花多少經費便放出光明；

看，由河北遷來的學校與學生，

幾天的工夫，校舍落成；

百姓動手，人多事輕，

土坯稻草，困難工程，

有了茅舍就有了書聲，

再以明秀的山水培養愛國的熱誠！
 由這裏我們看懂：
 信任人民，使人民活動，
 這老大的中華一定會力壯年輕！

龍駒寨——西安

離開內鄉，
 步步緊張；
 山溪水漲，
 沖倒了橋梁；
 多少溪流是多少道魔障，
 隨地隨時折磨着車輛！
 危坡夾着急浪，
 車往下翻覆，再往正街撞，

像馬跳檀溪，或舟在三峽上，
車行十里，髮立三千丈！
顛不得傾搖風光，
顛不得高歌低唱，
只隨着車身擺搖俯仰，
像兒時的夢中，忽下忽上！
纖巧的機件，坎坑的山崗，
失去了詞話便亂出花樣：
一會兒閉聲，一會兒狂響，
一會兒山水鑽入機箱，
青山默默，野鳥兒飛翔，
行人與車輛全無主張！
到商縣曉餐，已少希冀，
車輪無法再戰勝斜陽！
商南貧苦，簡單的食宿都不易商量，
車破人飢，冒險的開到龍駒寨上。

教堂爲屋，黑板作床，
 一夢匆匆已到天亮；
 上學的小兒女進到課堂，
 主客相逢只好把歌聲唱，
 一邊高唱，一邊起舞，
 小兒女們才放心歡笑又像了原樣。
 門外，晴美的陽光
 照着紛忙的市场，
 這入陝的關道，驟馬成行；
 雜貨雜糧，攪得鈴聲，
 賣葡萄的小孩來來往往；
 油條燙手，糖餅焦香，
 作買作賣的一致紛忙。
 買了些葡萄，喝了碗雞湯，
 我們就回着塵羣，回到山路中輾蕩；
 還是到處無橋，不住的翻山越浪，

巖然山色漸濃，山風涼爽，
也還難免頗昏眼淚；

午日當空，不由的心花怒放，

看到了商縣的郊外與城牆！

商縣，晉山四面，丹水在旁，

秦嶺中的大縣，四臨雄陞之鄉；

山谷起伏，商隊來往，

武關藍關聯緊着陝鄂與南陽；

立在古厚的城牆上，

遠觀雋耳，俯視蒲城，

山風淡淡吹送着柳色荷香。

我們去慰問抗敵的兵將，

也對城中的百姓問了健康；

給慰勞者以慰勞，就在當天晚上，

戲台搭在操場，

高竿挑起燈光，

夕陽未沉，鑼鼓還未響，
 老幼男女已經看了忙；
 或坐或立，或爬上短牆，
 盼着開戲，高興而緊張，
 士兵們奔走，汗出如漿；
 特別的高興，今天有朋友們上場；
 參謀也許打鼓，聯長扮作女郎，
 呵，多麼有趣，抗戰的男兒事軍內行，
 既會打仗，
 又能彩唱，
 不是嗎？娛樂的高尚
 使士氣飛揚！
 鑼鼓已響，笑臉兒齊仰，
 真呀，慣戰的勇士化作女裝！
 袍子太短，粉未擦光，
 誰管，聽啊，不是合輦中板，有調有腔！

裏最優美，話劇土壤，
 抗戰的故事節節緊張，
 簡單的故事，簡單的花裝，
 作者演員的懇切，描寫色彩的燈光，
 把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希望，
 播撒在年青的案牘上，
 可是，演員的缺少，劇本的缺乏，
 在此地，正確的前方的，
 都使宣傳受着阻礙，
 藝術的花田受着損害。
 陳死的劇本還活動在四鄉，
 似昨天的恐怖及落後的聲聲，
 或陳腐的故事——使案牘與三黃——
 纏繞着民衆，破壞了恐慌，
 想將今日台，却掩斷了革命的光芒，
 恐怖令人絕望，

建設者使信心加強，

多戰於天穹之下，

我們與鋼鐵相遇，

是必難而堅強，

不覺悲從中來，

才能從此淚力激發，

啊，

我們與鋼鐵相遇，

在苦痛裏我們生長，

從昏睡裏見到曙光，

我們的藝術，

是戰鬥的必勝，

他生長，

正如鋼鐵，

用我們的血，

去打破這沉默，

教心裏的挫敗，發出智慧的光，
教崇禎的陰謀，光芒萬丈！

爲鬆開傷兵，我們下鄉，

順手兒在田畔，瞻仰了四皓的麻堂！

田裏稻香，

古樹生涼，

小小的廟宇，在綠影裏深藏；

四皓的遺像，瀟灑慈祥，

有點什麼會心的微笑，掛在腮旁。

辭別了四皓，又走入秦嶺的松影山光，

過了藍田，西安在望；

啊，華清池前，終南山上，

去休息，還是奔忙？

只知道這座偉大的山河，啓發着無盡的思想。

長安亂劇

抗戰，抗戰，全民族的熱血急潮！
是地氈，是山嶺，是河灘，

一切在動搖，

偉大的動搖！

一切，一切也都在改造，

高興罷，同胞！

難道血會取巧，

口會造謠？

不是真的嗎：機關已代替了大刀，

炸彈已代替了鏃戟長矛？

連我們的歌唱，不是也以易冰瀟瀟，

代替了兒女情長，溫柔的歌調？

是呀，高舉着自由解放的旗幟，
怎可以沒有歌聲，沒有歡笑，
沒有藝術的熱情配備着槍炮？
高興吧，藝術在歡呼狂叫，
藝術在血中找到牠的正道；
什麼雪月風花，一律勾銷，
血的花，紅的月，才是我們的槍調，
正義的激揚，敵兵的殘暴，
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的報導；
這戰鬥的，新生的藝術，使古國的思潮，
古國的喜怒哀笑，
都由老邁龍鍾變作慷慨年少！
離再去沾染輕描，
畫些精巧的花卉虫毛；
離再去弄那些哀怨的詞調，
教小紅低唱我吹簫；

我們是在爭戰，我們的憤火中燒，

我們要歌，像那史詩裏的英雄，

把生命託寄在戰場，震震九霄，

我們要畫，畫掛人壯馬驕，

在草原，在沙漠，在河套，

人疾如箭，馬瀟如潮，

我們要寫，墨是血，筆是刀，

把英雄的印蹟，勝利的信條，

銘刻在歷史的心上，使千秋百代永遠崇高！

就是因為這樣的需要，

這樣的戰爭與藝術的創造，

我國本着戲劇的改造，

在西北的疆地，話劇才剛長出嫩苗，

由陝甘直溯河套，

那悲壯的秦腔是普民的愛好，

而長安，正如平社之與京劇，

又是秦腔的首領與領導。

今天，開封與太原，正饑饉交乘，

暴安倫工相繼西逃，

秦腔的姊妹鄉，都在長安鐘鼓喧闐。

沒有看給秦腔，也沒有聽過河南的甘肅，

這聲音的機會，怎能放過？

我去聽，我去看，我去比較，

可惜沒有時間，向內務部懇求。

不知道音節，也不知道技巧，

我的批評，只受我個人的指點。

悲鬱是秦腔的基調，

像冰在峽中，激而不暴，

水音在山的回音裏，一片驚濤，

悲壯沉澀，不像京梆子那麼輕狂浮囂。

可是熱鬧太毛，

鑼鼓亂吵。

歌腔雄渾，動作輕健，

不中節的鑼鼓又使動作無效！

再加上自口角急促，腔譜的粗獷，

使渾厚蒼茫的氣息變作村野繁囂！

在長安，秦腔的派別一老一少：

老派裏，舌腔古調，不發絲毫；

新派裏，把新的內容化入原來的因套，

老班裏，三天一次武典，城裏整天一次哭祖廟，

口授心傳，只有銀道才敢改造。

新班裏，把實用視為最高理想，

大膽的給抗日的英雄穿靴戴帽。

這宣傳的熱心，有種的功績，

人們也並不因綠臉紅袍，

將把戲變為好笑。

不過，劇詞太文，道白急讀，

劇情的新鮮，不是戲曲成了唯一的號召，

假若，更加强一些民間的情調，
 由最俗的語言見出文藝的技巧；
 假若，更大胆一些，從改進而創造，
 摒棄那些張飛式的夜戰馬超，
 而由民間所需供給抗戰的教導，
 利用民間的故事，插入歌謠，
 也許能更親切，更多實效，
 從抗戰中給秦腔找出新的路道。
 拿蒲州梆子和秦腔比較，
 我不曉得哪一個更老，
 河北的梆子腔，我却知道，
 是從蒲州傳來而加以改造；
 這未經改革的老腔老調，
 沒有秦腔的雄沉，可也沒有京梆子的激躍，
 更可貴的是大面積有相當的重要的演員！
 舊劇的演變，無論是梆子二黃與漢調，

生員趙科，大面，越演越好。

在京機士班中，他可憐的變成三路的配角！

可是在靈州蕪蕪，這是他獨立而演戲。

那聲調的確沉著動聽的大方與老到，

使我激賞，如見諸寶玉。

假若教他，以他的氣魄和聲調，

扮演起民族的英雄，

他必能在抗戰的宣傳上得到功效。

那時，我也會感激他的眉梢。

啊！社會上起落的低級，和市中生活的無聊，

會把這頭粉面的小旦，弄成雲髮，

而把英雄沐呂之盾，由冷鏡面裏掉！

對河高柳下，我不敢知道，

即使我感得一切的角色都是小莊的情調！

假若這詩真是民間的愛好？

那更應高馬上去改造！

在那濃綠的南洋羣島，

我看過馬來人的戲劇與歌舞，

每一齣必有個小丑打起鬍鬚，

據說，原始的戲劇都是開玩笑！

爲了民族心理的飽滿，與抗戰熱情的開導，

我希望，河南的梆子並不與馬來同調！

臨潼 終南山

感謝西北論衡社友人們的相邀，

大家從着着縮減瓜菜，與蜜桃，

甘肅的楊柳送一路的歡笑，

去看臨潼，驪山，與華清池的林泉亭沼。

臨潼是那麽寂寞，那麽靜悄，

清明的秋日，照著無色無聲的街道殘條，

蘇軾們的風雲，坑塹的殘瀑，

傳說裏那些奇事與英豪，

似乎都隨着歷史的衰老，

只剩下一些悲酸的寂寥。

城外，垂柳殘荷，溫湯迴繞，

華清池上，秋色蕭條。

只有想像，從史與詩的記憶裏去創造，

才能給眼前的垂柳橫橋，

以歷史的光輝與悠闊。

貴妃的浴池，我過多少代，屬的詞藻，

而今，是寂寂的清水一槽。

那多事的驪山，是那麽枯燥，

無趣的亂石，寒瑟的蓬蒿，

夾着收斂來往的小道幾條，

冷淡的流對着秦皇的荒陵亂草。

啊，只有歷史的新生，才能解除山川的淒惻，

我們要新的力量，像風狂雨暴，
把恥辱洗刷，把因循洗掉，
以至大至剛敵對着卑污紛擾，
浩浩蕩蕩，不屈不撓，
是寶劍與鋼刀，
斬斷了私邪與淫暴！
看，血點斑斑，在驢山的小道，
刺刺刺破了英雄的赤腳；
看，巨石虎距，字大如人，雲煙浩浩，
是民族復興的路標，
是歷史新生的徵兆！
下了驢山，去銅駝那名貴的湯澡，
聽說，塞上的他兒，按馬辛勞，
馳騁在大漠荒沙，枕戈在草野深壕，
將染上回疆熱症，也黃瘦操，
却被這溫湯洗好！

[illegible]

十里外，去聽講或上操，
 放下商人，演習槍砲。
 青年們，昂着頭，光着腳，
 以談飯和茶，以風雲雨霧，
 以書畫詩詞，
 鍛鍊着肉體，豐富着心腦，
 好把疲勞的中途變作康樂，
 終南並沒有捷徑，他們知道，
 吃著鹹菜，也是成功的訣竅，
 看，一寸一寸的平壤，一寸一寸的掘開，
 他們把山剝成了和平的大道，
 在民族解放的途中，也要
 把每一寸河山，用血汗澆到！
 嚼完了鹹菜，
 我們踏着月朗風清一山的蒼苔，
 像虔誠的香客在夜裏朝山拜謁，

冰透雪深，去領路終南的驢騎。
 曉風淡淡，樹葉輕搖，
 洒下一山的斜影，黑白相交；
 樹影中石階盤繞，
 走近了泉聲，又離開了溪道，
 些不見泉音，却來了一兩聲鳥叫，
 走近了高峯，月黑石顛，
 開了高峯，月明林茂，
 頓止是橫枝，身旁是香草，
 迴了一身秋露，衣履微潮；
 步步升高，步步輕悄，
 彷彿怕踏壞了那黑白的紋藻。
 五步一鹿，十步一獐，
 沒有人聲，沒有佛號，
 都那麼寂寥，
 都那麼低小，

有的失，磨門，有的發生青草，
好像都交與月光代爲照料。

走上小峯北麓，

烽火渺茫，霧氣籠罩，

長安，像更番一條，

在灰色的大海裏隱隱的飄搖。

嘿，「灰色」與「飄搖」，

顯現的形容與成了預兆！

長安，當這國仇未報，

大難未消，

是那麼堅固，

那麼逍遙，

到處是笙歌歡笑，

也許還有——嘿，良必知道！

長安，同你可惡的泥炭與奴倭，

像火把火種齊燒，

教光明普照，

在國難的血海裏狂瀾如潮！

到了大台，山高月小，

月色水聲，隱隱的古廟，

像在夢中，渺茫裏有些欣笑，

在眼前，在心，細細的迴繞。

哦，那幽靜，那涼爽，那清朗，

帶着滿身的月光，一直隨到天曉！

隔著窗兒，早睡早起的高島，

用各樣的歡聲向這人歡叫；

起來，看，身在高絕，羣山皆小；

看，雲海輕移，翠如列島；

山下彩雲朵朵，在松園上飄飄，

遮暗了這林，却放一些光開給澗澗的溪道；

眼前，雲在山頂，雲在山腰，

百轉千迴，疾行緩繞，

一縷白雲給青峯無限的情詞。

我們走入雲中，與白雲齊入可告磨；

磨小峯孤，雲間日照，

看，對面的翠巒猶如綠簾；

青峯掩着青峯，青松籠着青草，

碧綠之間，夾着微黃的小道；

只有一縷白雲在頭頂上盤繞。

腳下，雲去山空，有丈孤綿，

望一望翠巒，看一看孤立的小廟，

我們驚聲狂狂，要高歌，要歡呼；

啊，這片色的雄奇，山林的美妙，

把人們的愛心，像愛情之與美貌，

在國土上繫牢；

美的崇高，

是愛的開道，

當美的田園與河山受到淫暴，

誰肯輕視，不拿起槍刀？

我願每一個青年，不遠在屋中受教；

去看山去看，看水觀山高，

看自然給中土的奇珍異寶，

受了美的薰陶，

燃起愛的火苗，

使熱血與狂雲，詩聲與虎嘯，

結成愛與美的心潮，

用熾盛的熱流使江山完好！

西安——中部

初秋的西北，也許勝過春裏的江南！

風輕雲高，暖，金瓜赤棗的秋原！

假期的高粱氏垂着紅臉，

板黃的穀，雪白的棉，
紅樺兒的蓑髮殘燼的成片，
噫，白雲滿天！

下了終南，

離了長安，

吞着這絢錦的秋田，

我們走向宜川。

過涇陽，過三原，

趕路的心度，

都未能避寬；

小小的耀縣，

却有北平的飯館，

操着官話的老板，

風雅的把賣酒賣飯

叫作文化宣傳！

飯後，風光漸靜，道路漸靜，

一道道的土嶺，一片片的沙田，
 未到秋收，已有荒涼之感！
 土嶺，豎如刀削，橫如刀斬，
 啊，這就是西北高原，
 這崇嶺，嶺上却是田園；
 一層一層，遞入雲煙，
 處處是平地，處處又是土山，
 每一層土嶺之上，是一望平川，
 有時候兩地之間，
 隔着千丈的生澀，
 在溝澗的兩岸，
 人們可以交談，
 若想握手，也許走上半天！
 有時候，上邊是田，下邊是田，
 小小的村落却在中間，
 幾家窯洞，吠犬鷄鳴，

壁立的黃土是天作的墻垣；
 顛頂着綠田，即踏着綠田，
 田下田上流着炊烟。
 塵，這有過的高原，
 竄着飛滾，橫看成嶺，
 不知有多高，也不知有多遠，
 千里萬里，層層不斷，
 綠天的地浪流往東南。
 啊，這艱苦的高原，
 大和地圓，不見河川，
 即使渠多水滿，
 也難變作飛泉，
 飛上土嶺。澆灌山田；
 真是窮鄉天吃飯，
 全仗着甘霖解歌枯旱；
 可是，於木稻年，

雨過地乾，

寶貴的雨水奔流四散，

千萬匹瀑布流往低原；

加上大漠的風沙吹向東南，

多一點黃沙，就多一分荒旱；

有時候，風狂地裂，雨捲山旋，

土嶺崩陷，

憑空失去萬頃熟田！

呢，這流動的高原，

再沒有草木的繁衍，

風沙荒旱的清寂，

窮婆啊，這中華文化的搖籃，

變作流沙一片！

就是在這樣的苦旱的田園，

我們看見孟姜女的哭泉；

土坡上一掬斷水，上邊

小小的廟兒只有屋子一間，

苦命的夫婦端坐無言！

哭泉，象徵着地的荒旱，

象徵着水的艱難；

啊，萬里長城擋不住風沙南犯，

不是長城，我們要的是肥土良川；

戰敗了旱海的摧展，

才固定了西北的安全！

潮潤的土，碧綠的山，

才能使西北轉危爲安！

啊，天色已晚，

這靜風圓，

隱隱的我們看見：

青松萬樹，在崇嶺黃岡之間；

是什麼幻想中的仙境靈山？

是什麼大漠裏的桃源？

在這沙熱風毒的秋晚，

這一山青色到行人眼前？

看，還有座小城，靜立在半山；

下面一溪流，城牆在綠柏旁邊。

不是什麼夢幻，

不是什麼仙人的樓閣；

中部，中部！寂寞而清朗的小縣，

那青松一片啊，是黃帝陵園！

這時候，輕雲裏明月隱現，

我們進城，也就是上山，

窄窄的小街，燈光點點，

一二百戶人家支持着一縣！

一點奇趣，一點荒涼，月光清淺，

到底是夢幻。這是人間去

詩境與現實打過了界限！

小尾幾間，小坑幾面，

在城的高處，月小風寒；
肅肅的秋意，颯颯的陵園，

虫聲不語，雲氣往還，

有些什麼神秘的消息在蒼松翠柏之間；

啞，這神祕，這清幽，這安恬，

我們安睡，像嬰兒睡在搖籃！

清晨，滿城的山色，滿城炊烟，

風微日朗。展開西北特有的晴天。

我們沿着河岸，

貼着迴瀉詩句的小山，

露氣清香，黃花點點，

與三五飛鳥去謁拜陵園。

老松七抱，綠色接天，

松陰裏一片斷瓦頹垣，

黃帝的小孫，真像誰是慚，

黃帝的聖殿哪，就剩了幾塊殘磚！

那偉大的陵墓，水抱山環，
都成一嶺，綠植千年。
在漢武的金仙台上放眼，
羣山蒼遠，流向東南，
像萬馬奔騰，暗光閃閃；
想見民族的狂瀾，雲飛旌展，
像黃河的急浪，衝破高原，
浩浩蕩蕩，把黃色的文明流到海邊！
綠陰青草，奏燭高天，
三杯白酒，行在陵前，
荒唐的致敬，鳥雀無喧；
一部歷史瀉湧在心間，
啊，這歷史的繼續，決定在今天！

中部——秋林

祭罷了皇陵，

向北進行；

過多量的洛川，匆匆未停；

宜君的友人們留飯，也終情未領；

在牛武鎮上，拿兩個饅頭又趕緊啓程。

這一路何匆匆，

都因為趕着險惡的黃龍；

二十年來，黃龍山裏，匪盜橫行，

「黃龍大學」，林木黃靈，

五百里內，都實證着劫掠的課程；

在抗戰的今日，匪穴已空，

可是初修的道路殘缺不平。

我們疾走，不是爲躲避清靜與幽靜。

草莽的叢林已變作一片荒涼；

我們是爲，在這人所稀少的山中，

還急橋新，險阻重重，

須騰出一些時間，賸餘路境坑，

賸賸相抵，或將能趕出山去，日落日微紅！

果然，入山不遠，橋新車損，

人在車裏，忽然像舟行海濤；

幸而樹密溝深，教車斜滾下，

還未致車如球滾，人香山空！

幸而相距不遠，就有一班路工，

扛來木板，鐵鏈，粗大的麻繩，

一聲呼喚，四山響應，

熱汗已動了稀稠的濃濃不食！

假若沒有這班力大心誠的弟兄，

我們哪，多半是風清月冷，

在山坡林畔高臥黃龍！

翻山越嶺，

我們緩緩而行：

山深樹茂，坡陡風曠，

沒有流水，沒有古寺陳壇，

十里，百里，沒有村舍人煙；

荒草裏，隱微下幾片殘垣，

疎疎落落的幾道斷牆；

野兔飛跑，仙鶴哀鳴，

小生物的奔騰驚恐，

令人想像昔日的步聲心驚！

可是，在這無人之地，

忽然聽到抗戰的歌聲；

看，三五小后，松林茅草間，

擺着瓜果，烙着燒餅，

貨色不多，更顯出饑寒乾淨。

新貼的標語，紙色鮮明；

對面，依山開洞，

剝土為坪，

雖然不是洋樓綺戶，

講堂裏却都環繞着青松；

在學山，在草徑，

三三兩兩來往着男女學生，

他們提筆，他們歌詠，

在這溪曲僻徑之中，

這學校的名稱是民族革命！

爲趕出山去，不敢少停，

心間却極願意，去看看密洞，

去發現那些赤腳年輕的弟兄！

且移燈照，

才見宜川小城，

下流是急流時溪水，

高處燈光照亮了落洞，

嘔，燈光水影，

嘔，犬吠人聲，

雖然是那麼小的小城

使人却忘了近觀山裏驚心的寂靜！

忘了一身的疲勞，忙著去看市街的光景：

狹窄的街道，小舖掛着油燈，

燈光裏，葡萄碧綠，甜棗鮮紅，

處處寫着擺着中秋月餅，

點綴得秋色滿城。

羊肉的包子滾熱出籠，

辛辣的白酒，與羊肉爆蔥，

飯館雖小，而杓鐸燈明，

教南方的朋友堵住鼻孔，

北方的傳子却見景傷情！

買了些瓜果，順原路同行，

在街角的黑影裏，在鍾意中，

發現了小小的浴室，蒸氣環繞着孤燈。

幾天的勞頓，千里的行程，

即使是一汪死水，誰管牠鹹淨，

也願去解一解腰酸腿疼；

況且，這裏水熱茶濃，

還有長枕大炕，瓜子花生，

生食雖小，可是按着北方的短證備餐。

洗了洗澡，而後修面整容，

挽劣刀鈍，可是道歉一聲，

北方的客氣教生意興隆，

把腰割破還不忍說疼，

臨行，小眼零錢滾入巨大的竹筒。

第二天清早，成羣的騾馬在門外，

等着我們到秋林謁見司令。

宜川到秋林，三十里的路程，

驚鴻飛渡，我舉目前行。

可是山溪通暢，無橋可渡，

無法不在馬上出征！

遇了又遇，遇了匹黃馬，年高成老，

這贈賂了馬夫，給我牽往疆場！

年輕的朋友，揚鞭騎馬，

一躍發叫，疾走如風！

我卻搖搖擺擺，緩緩而行？

像北方村婦，騎着牲口歸家；

可是，步履必剛，也自有妙用，

從容的，我觀覽風景，

從容的，我選取樹王餉糞子哪個最紅，

一踏上，一道兒山深土淺兒土嫩，

山水之間，高低不平，

高糧小米，一層一層，

由溪岸一直積到山頂；

山邊真小村靜靜。

賣菜的小舖搖着車轆。

秋林，在中港邊沒有位職的吼聲，

只有三五人家，幾條土狗，

寂寂終年，像沒有生息。

現在，人手真難。

已掘成三百畝。

洞裏哭叫，墳墓辦公，

謝曉開，山腰燈火，點點層層，

恍似迷離香港，樓宇凌空！

土山對岸，填積成坪，

十坪的祠堂，立當中，

這寧靜的文化，黃土的工程，

茅茨土墻，而美若王宮！

這人士的集聚，戰時的經營，

每刻裏着買賣的興盛，

鐵市的繁榮，

當局飯館裏運而生，

這西北荒涼之境，

街市像雨後的竹筍，一夜生成！

在土色的禮堂裏，把機噐獻給司令，

在土色的窯洞裏，我們聆悉軍情：

在晉甯的山地，大河之東，

在近赤的苦戰中，

我們傷亡日減，因為化整為零，

處處包圍，密密層層，

膠着蛇陣，使敵人步步難動，

這沙綽的戰爭，

配備着發動民衆，

有了合作的軍民，百戰百勝，

那層層窯洞之中，正創辦着縣區的行政，

冬暖夏涼，呢，這有趣的窯洞！

土的大坑，土的窟窿，土的棚頂，多一半天然，少一半人工，經濟而且適用；

土山頂文，洞在腹中，

既能居住，又善防空，

西北的黃平阿，也支持着戰爭！

在這窟窿裏，我們也聽到文化的事工，

這裏有紙，也有印刷的器用，

每一文化據點，不論在河上與山中，

都有小型的報紙，報載着政況軍情；

黃龍山裏，和這刊小報，

刊報圖書，貼着文藝詩歌；

再是，藝家的朋友，自揮筆，

遠近恐懼使他們的筆尖失去英勇，

他們深怕精刺冷槍，源源的供應，

由後方救濟前方的苦窮！

但是，後方的詩文，往往是公式的應用，

即使文字優秀，而氣饒言空！

爲克服這困難，須調換筆的士兵，

後方前綫，交換溝通，

使經前巧於運用，

使文字獲得內容，

而後，這筆的部隊才能配備戰爭，

以言語的結晶，激起戰鬥的熱情。

正是聚核的天氣，早晚風寒蔭冷，

可是午時的烈日更加緊把高粱晒紅；

爲抵抗酷暑，我們睡在密洞，

沒有冷氣的設備而陰涼自生；

入晚，西風瑟瑟，蟋蟀聲聲，

禱堂之內鼓瑟鐘鳴，

隨風的戲班，武裝的生未旦淨，

扮演着古代愛國的奇士英雄；

殺雞以後，我去會見這受過訓的伶工，有的花臉未穩，有的袍帶將鬆，互相以軍禮致敬，誠懇的請求遠客加以批評。握手分別，各歸客洞，一山燈火，萬點秋星。

宜川——清澗

由秋沐回轉宜川，自然還要涉水爬山。這回，瘦驢一匹，配着木鞍，走到水裏恰似乘船！秋雨將停，泥滑水泛，過了二溪溝，幸無危險；

第三道溪上，雖然水野溪寬，
憑着剛得的經驗，

却處之泰然。

可是，騾已下水，不及迴旋，

山洪猛下，浪陰石翻，

只一眨眼，像驚風急閃，

水已湧到馬夫的胸前！

馬夫急逃，牲口驚顛，

瀑布橫流，吼聲一片！

水頭，像風滿的急帆，

像蒼蛇狂竄，

在溪上飛走急旋；

水上疊水，兩岸生烟，

灰浪黃浪，層層的水山，

層層翻滾，浪花撲入沙田，

一層微落，一層緊連，

遠近的水聲響成一片；

眼看着馬身下陷；

眼看着浪花打濕了鞍韁；

猛一抬頭，急流四衝，

一起一落，天地浮懸！

牲口擠在一堆，耳聾肉顫，

馬腿像順水急流，像隨波旋轉，

雖然都靜立不前，

一動也不動的似等待沉陷！

早到一會兒的友人已安然上岸，

勸馬回頭，向我狂喊：

「扯緊，扯緊繩繩，騾子腿軟！」

可是野浪當場，大聲垂掩，

我聽天由命，鞍上悠然。

幸而騾馬受驚，前行後趕，

隨着「騾尾」，我居然渡過了懸灘！

上岸回頭，反側汗出色變，
假若驢腿那麼一歇腳……
啊，陝州的炸彈，

就落在身邊；

黃龍山裏橋斷車翻，

連這次馬上溪中的經驗，

幾十天來已嘗過三回大險！

嗟，苦鬥的戰士，你們辛苦終年，

在沒有食水的沙漠裏，或石塞雪厚的荒山，

危險，危險是你們的日常經驗，

可是忘掉了危險，你們戰勝了驢驘！

這偉大的艱苦磨練你們的雙肩，

戰士啊，你們並沒有遲疑的眨一眨眼；

鎗風彈雨，你們向前，

惡水荒山，你們向前，

一年二年，你們向前，

向前，向前，

用血肉的犧牲，換取國土河山！

生命的偉大，當遭逢危難，

像你們，戰士，是忘了自己的安全！

嗟，我們這一點點辛勞和危險，

哪值得陳說，哪值得計算，

假若惜不自己的來含笑開言，

也不過呀，作為慰勞你們的一些紀念日！

再到了宜川，

秋雨綿綿，

剛一晴天，

便再走入險惡的素龍山。

渡過渾黃的洛水，已是歸縣，

唐時的重鎮，全非舊觀，

城荒蕪寂，鎮小人閑，

唐代的古鏡，耗着更點；

傷心的月色，千載同憐，
老杜的悲思，古今同感；
清輝玉臂，香霧雲鬟，
秋月無情，又照着，一簫離魂！
辭別了郾縣，趕到甘泉。
甘泉，這名字，何等清鮮！
可是，城內牧牛，驢馬入「店」，
日午秋晴，仍自荒涼慘淡；
小小的城垣，門洞兒低淺，
把車身絆住，進退爲難；
塞住了城門，交通立斷，
牛陣，羣鳴聲一片！
請來了壯丁，奇計爭獻：
好不好把城梁拆寬？
好不好把車轆截斷？
議論紛紛，拆城毀車都多有不便；

後想起的計畫往往安全，
好不好掘深車的下面？

人手如蛛齊動了鐵鏈，

掘土移石使車身下陷。

一兩點鐘的時間，

幾十身的熱汗，

車頂離開了地磚，

車輪才大胆的旋轉；

嗚咽長鳴，牛奔馬竄，

迴聲致謝，我們渡過難關！

離開了甘泉，車行緩緩，

雖沒有黃龍山上的暴熱急流，

可是路後沙線之邊客車磨擦出

木履聲落，我們聽見了延安：

山光塔影，溪水迴旋。

清涼嘉嶺，花樹有綠園！

我們期待着人稠影亂，
萬家燈火，氣暖聲喧，
但是，暮色哀涼，點點，
城裏城外一片斷瓦頽垣，
寂寂的水，默默的山，
山腰水畔微繞着流烟！
歐戰，歐戰，加重了砲火的威嚴，
能代「正義」發言的只有炸彈！
這武力的瘋狂，憑着刀槍判斷，
尸山血海，把死亡喚作凱旋！
瘋狂的日寇，望着歐西的火燄，
吸血的毒口滴着儘涎，
恨不能啊，像輕鷗上岸，
抖一抖羽毛，磨一磨爪尖，
再疾展雙翅，向血海無邊，
向尸骨如山，去掠取血的財產！

可是偉大中華的偉大抗戰，
 在長城內外，在江北江南，
 數二戰的侵伐，傷亡百萬，
 在平闊的中原，在山林海岸，
 每一寸山河都用敵血估算，
 染紅了黃河，燒焦了武漢，
 骨灰呀，千鐘萬罐，十船百船，
 三島的哭聲救櫻花失去燦爛！
 歐戰，歐戰，戰神在萬呼狂喊，
 侵略之血沸騰，侵略之手急顫，
 歐戰，歐戰，歐戰，太陽之族應當血光四濺
 用馬用船，向北向南，
 去燒，去搶，去征服，去殺戮，
 教世界知道矮腳武士的威嚴！
 啊，這中華的鐵鍊，緊緊相連，
 節節入骨，掙不開，扯不斷，

使煙式掃滅的人馬啊，步步沉陷！

用炸彈，用炸彈，炸斷，

炸斷這無情的綽絆，

好飛往北天南，去應付歐戰！

蘭州，西安，西北的名城，一戰的據點，

去炸，去炸，把抗戰的中華炸炸爛！

連那荒城小縣，像甘泉與宜川，

也須領悟侵略者的獸行毒饑，

緣因這瘋狂的一念，

炸彈呼嘯，毀滅了延安！

看，那是什麼？在山下，在山間，

燈光閃閃，火煙團團？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一吁却從新起的：

山爲爲市，雲河滿山，

山前山後，新開的桑園梯田；

呢，侵略者的炸彈，
有多少力量，幾許威嚴？

聽，抗戰的歌聲依然不斷，

在新開的窖洞，在山田溪水之間，

壯烈的歌聲，聲聲是抗戰，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兩岸！

在這裏，長髮的文人赤腳終年，

他們寫作，他們表演，

他們把抗戰的熱情傳播在民間，

冷笑着，他們看着敵人的炸彈！

焦急的海盜，多麼可憐，

轟炸的威風啊，只引起歌聲一片：

唱着，我們開山，

唱着，我們開田，

唱着，我們耕田，

唱着，我們抗戰，抗戰，抗戰！

匆匆的，我們辭別了延安，
在荒涼的永平用了午飯。
飯後動身，一路都是煤炭；
小小的山坡，靜靜的溪岸，
到處是寶貴的點石黑麵，
扒揀一筐，威振夠一担，
就給一家幾天的溫暖。
小小的油井，也在路邊，
三五個工人，眉烏臉紅，
油分重輕，依法提煉，
好像弄着好玩，
每日出油不過滴演戲點！
穿過了油井炭田，
一步比一步危險：
擦着巖石，跨着溝澗，
一步一顛，一步一陷，

一步一步出着冷汗！

秋日暮山，

我們還在山裏旋轉，

村中的父老善意的阻攔：

不好再走，前邊的坡路橋斷；

看一看星光滿天，

我們決定趕到清澗，

暮色裏，南北不分，高低不辨，

隨高就低，黑影裏頭昏心亂，

忘了安全，也就忘了危險，

一場惡夢似的來到清澗，

犬吠如豹，城門已闕！

清澗——榆林

荒沙在北，荒邱在南，
千里的荒涼，中有清潤。
這緊湊利落的小縣，
像有筋骨，自命不凡。
望着北國的風沙荒旱，
挺拔秀麗，靜立無言。
簡潔明淨是那些小街小店，
店中男女靜靜的織着絲綢，
絲白絲黃，綢長綢短，
條條光潤，在館內輕懸。
街心鋪着石板，
屋頂覆着石板，
石板的好便，
使小城的氣度齊整尊嚴。
因利用石板，
所以屋頂平寬。

房在山腰，或在田畔，
 頂平門洞，却像石橋段段。
 清澗以上，沙嶺荒寒，
 九里山內，風旱田乾，
 灰黃一片，不見人烟，
 山頂小廟，佛倒屋舞；
 盤出九里，還是落下的土山，
 中途車壞，却找着鳴瀾清泉，
 一面等車，一面灑足談天，
 溪清山暖，彷彿到了江南。
 溝上的山徑，驢隊緩緩，
 負着石臛，負着沙鹽，
 驢子的頭尾，紅纓鮮豔，
 像新嫁的娘子，打扮得齊全。
 問一問趕驢的老漢，
 綏德已經不遠，

綏德以北，就是鹽池。

從容的我們上山下山，

果然，望見綏德這秋日高懸。

綏德，這歷代的重鎮邊關，

巍巍雄立，在無定河邊。

無定河上，橋長孔圓，

十七巨孔，野浪風翻。

無定河岸，千頃沙田，

紅紅的高粱，紅到了河灘。

無定在北，大理小理分漲東南，

三面水，四面山，

高山大水環衛着雄關。

舊城在河北，蒙恬的龍灣，

新城在山上，太子扶蘇葬在山巔。

從河岸仰看，

城上飛峙雲間；

在城中修葺，

山邊河邊，浩浩雲烟，

不怪呀，每當松閣欲陷，

歷代都退守綏遠！

城裏，石路石垣，

房裏街寬，

石榴梨葉，點綴着秋天。

晚間，秋雨帶來微寒，

靜靜的我們宿在韓熙王的祠館。

從綏遠北進，看見了鹽灘：

土白如雪，根土熬鹽，

簡單的鍋灶，羅列道邊，

清潤的石板，

綏遠的沙鹽；

鄉間的父老世代相傳，

說：秀靜的米脂出過貂蟬。

米脂城外，土貨如山，
米脂城中，靜靜的庭院，
牆高門大，氣度不凡，
像富戶衰敗還維持着局面。
李開的故鄉，去城不遠，
汾陽的大廟，立在山邊，
富貴壽考，編女的預言，
字大如輪，驕傲的立在廟外山間。
米脂以上，漸入沙田；
矮矮的桑，矮矮的渠，掩護着田邊；
塞上的沙流，隨風南竄，
這兒一堆，那兒一片，
一窩一邱，暗示着荒旱。
鐵川堡上，我們打尖；
敵寇堅實的屋宇，鎮大街寬，
隋美的秋日照着牛馬往返；

紅的纓，白的馬，藍的天，
紅的棗，黃的土，葡萄深藍；
焦黃的麥，包香味四散，
夾雜着牛馬草料，似雜似甜；
大店小店，皮貨如山，
北方的風味，至此十全。
榆關的各縣，羊羣萬千，
羊皮羊毛，集到鎮川，
羊毛的銷售，在太平年間，
每年也有二百萬！
飯後翻身，黃沙不斷，
不測高低，也難辨深淺，
有時候，平地上車修為陷。
十里山中，沙邱時現；
圓圓的邱頂，如浪的條綫，
處處欲流，處處柔軟，

微風起處，吹出些輕瀟。

沙邱的左右還有山田

種小葉掌，根株沙掩，

半是不綠的委稈，憔悴可憐。

登高遠望，沙嶺沙邱若橫若斷，

似真似白，陰影兒微淡，

秋日晴明，沙光閃閃；

都似欲流，却又不動不變，

像等着什麼消息，才沙飛山陷。

可怕的寂寥，可怕的荒旱，

沒有樹，沒有水，沒有人煙，

一聲咳嗽都傳出好遠。

火熱的沙邱，微白的青天，

半空中顫動着無聊的光閃，

蒸熱，荒旱，

可是，令人胆戰心寒！

愈近榆園，愈近沙山，
白慘慘的那麼一片，
山肥頂圓，沙浪，連，
像巨駝成陣，駝峯萬千，
似走不走，高矮相牽，
似靜而動，流絃忽然。
在這流沙四面，
荒旱終年，
榆林城外，却一水波瀾，
成林的綠樹掩映着河灘。
嘔，綠樹，綠樹，綠樹西岸！
在這沙光閃閃，
口燥心乾，
一點點綠色都錄入心間，
使人清涼，使人安恬，
使人立刻忘了荒涼之感；

這寶貴的綠色，在白沙荒嶺之前，是多麼濃厚，多麼清鮮，像古絹上宋元的繪畫，明綠斑斑！榆林，控制伊盟，據應着綏遠，掩護着延綏與寧甘；在沙漠裏，城外有水，城內有泉，城內城外，綠樹參天；嘔，偉大的中華，偉大的山川，荒沙野水上還有這樣的古鎮雄關！長街十里，城扁街寬，堅厚的牆垣，寬敞的庭院，鋪戶家宅，都略具北平的局面。小小的東山，書聲不斷，職校，榆中，和女子師範，都風高地敞，校址相連。學校的師生，報界的人員，

支持着塞上的文化宣傳，
關心着盟旗，關心着抗戰，
他們熱誠的與軍部打成一片，
討論問題，印行月刊，
用努力與誠心解救文化的荒旱。
城外有煤，城外有鹽，
以廢易糧，還不難飽暖；
羊毛氈皮也大量的生產，
學生士兵都下搓毛絨，
織成鞋襪，好抵抗嚴寒；
若是能夠毛織製革大規模的興辦，
供應了軍用，開闢了利源，
這沙漠裏的雄關，
便更多了一道長城，擋住經濟的侵犯！

榆林——西安

215

我們打算，由榆林穿過伊盟，
騎着駱駝，攜着帳棚，
像蒙古的兒女，宿月餐風，
到沙漠裏的綏州，參拜王公；
然後，渡過大河，在草原上馳騁，
到五原陝壩，慰問抗日的英雄。
可是伏役駝馬，食水帳棚，
幾十人的團體，困難重重；
算計着，到了長安，正趕上中秋月明，
趕過清澗，宿在永平，
到延安，又在山溝窰洞裏備受歡迎；
男女青年，踏音歌咏，

中西樂器，合奏聯聲，
自製的歌，自製的譜，由民族的心靈，
唱出堅決抗戰的熱情：

爲了抗戰宣傳，話劇舊劇兼重，

利用民歌與秦腔，把戰鬥的知識教給大衆。

熱鬧了一晚，又向南行，

入了洛川境內，路已漸平。

經過同官，城外的煤田正加緊開動，

臨海支綫也正向北展，接起咸同，

將來，煤礦開好，鐵路修成，

這體面的小縣當十倍的繁榮。

舟形的耀縣，猶有古風，

深宅大院，牌匾榮耀着門庭，

烈婦貞女，牌坊立在街中。

小小的碑林，却奇珍相映，

姚伯多，張安世，都價值連城。

城外，赭黃的土山，萬樹青松，
藥王的廟宇，殿閣重重，
殿前，明代的石碑，石壁字壁，
無異人的藥方，拓石傳送。
廟外，千佛岩上造像極精，
石面粗糙，石質堅凝，
衣冠佛身，光澤齊整，
不像龍門的刻像，破碎凋零，
也不像延安的珍品，條綫縱橫，
這袈，宛轉的綫條，袈的衣影，
環珞仙衣，都似輕輕的飄動，
衣在動，肌肉在衣裏若一若明，
衣似輕紗，流光掩映，
慈祥秀麗的菩薩，似動似定，
在活動中現出安靜，
在美麗裏顯出神聖，

每一條紋，每一道影，
都像有些和軟的微風，
吹動出一些香味，蕩漾到山中。
南山古寺，供養着三清，
唐碑宋刻，靜對蒼蒼松；
在文昌閣上，遠眺縣城，
一水迴繞，城似舟形，
白楊高細，銀葉顫動着秋風。
在山中一宿，夜靜風清，
幾日的疲勞都付之一夢。
再過三原，到城內稍停，
雙城相望，鬧市人擁，
梨甜如蜜，梨大如瓶，
街街人滿，處處繁榮，
提着酒瓶，提着月餅，
熱鬧着中秋的：令，

在戰爭裏歌舞着昇平。
大街小巷，鍋鏟杓鳴，
三原的飯菜馳譽關中；
像蘇州之與南京，
長安的金錢，到三原來享用，
金錢的匯聚，生活的從容，
自自然然的把衣食的精美喚作生命。
到一家小館，嘗一嘗特製的麵饅，
地道園中的風味，果然與衆不同。
看罷了市街，空囊告罄，
隨着男女的學生疾走出城，
大家散在林內，或伏在田中，
我在菜園的裏面，遇到位老翁，
我呼他鄉長，他喚我先生，
席地而坐，我們互問姓名。
數千畝旱地，子女已長成，

若有八成的把握，就靜靜太平；

若動苦寒，他怕老農，

談完了家事，還怕和老戰爭；

他曉得抗戰，他深恨敵兵，

假若敵人來到，他怕着刺胸？

他自己願去路過街鈴！

他不怕吃苦，不避貧窮，

爲打倒日本，他不怕牲糧，

他不須加稅，不怨抽丁，

爲打仇敵，他甘願賠上老命！

可是，打了二年，他有些不懂，

爲什麼還不取回名號？

爲什麼還不收復一省？

我們不是也有太砲精兵？

我們不是也會天天飛行？

爲什麼只聽到敵人的殘暴無情？

又老弟兄？

到底殺戮我們的公

還沒有系統，

啊！我們的宣傳，

只報告了敵人的淫暴，

以無火燒殺警告着百姓，

而忽略了戰同的真情，

和長期抗戰的怎樣支撐。

我們的民衆，像這樸誠的耆翁，

知恥有勇，厚道忠誠，

一句話便敢去拚，

提起日寇，他們便热血沸腾，

可是，他們只知道戰則必勝，

以爲是一拳一脚就可以成功；

他們沒有想到，自然也就不懂，

什麼是現代的戰爭，

和怎樣的堅決持久，

才會把沒人拖入深坑，

像勇敢的螞蟥，齊心協力攻擊那巨虫，

咬住不放，任憑巨虫翻滾橫衝，
 自晨到日午，輪流的進攻，
 時間的爭取，耗盡了虫子的力量威風，
 抗戰二載，我們已捉牢了人類的毒虫，
 自覺我們再戰，死不放鬆，
 我們教會教輔一動不動，
 老老實實的死在我們的手中，
 這須要謀略配備着英勇，
 這須要信仰支持着熱情，
 時間是我們掘下的陷阱，
 堅忍的鎖鍊能攔住毒虫。
 宣傳，我們不願專從報紙上激勵，
 我們也應當使百姓的心裏眼明，
 教他們看這，教他們看清，
 我們的勝利是在今天的，
 是在明天的青嶺，
 堅定？

是在始終不懈，聽定了鑼聲，是在最後的五分鐘！我把這道理說給了老爺，他半晌無語，臉上露出點笑容；這時候，解除警報，遠遠的鑼聲，辭別了老漢，匆匆的進城；趕到了長安，已日落霞紅。

華山

像勞山孤峭的立在東漢邊，看見了華山便到了華山；一點平拔，綽傲雲間，像插天的碧筍，像天際的青蓮，像畫家的神工鬼造，

挺秀的幾筆繪就了層巒，
沒有枝冗破亂，

沒有塗抹求全，

筆筆側瀾，無可損減，

蓮峯仙掌劃然立在眼前；

不似巴山的信意紆環，

不似太行的峯巒無限，

也不似劍門的奇險，

直插霄漢，而一目了然；

這裏，石不露骨，翠樹含烟，

顯而不淺，秀而不豔，

一切都分明的列在目前，

一切又都空靈淡遠；

南方的秀色，北地的晴天，

沒有南方的柔媚，也沒有北國的荒寒；

來到山前，朝霞還未散，

天上的胭脂染紅了蓮花的花瓣。

幾乎沒有山坡，到了山根便到了寺院，

正是中秋，山下的香客往來不斷，

鐘磬聲聲，香烟袅袅，

林邊溪畔，古寺茅廬，

小脚的婆娘也能從容的焚燒香燭，

綠萍紅荷，鏡出秋山的明臨。

淅淅的溪水似急欲出山，

循着泉聲，我們找到玉泉道院：

林幽寺大，迴繞着清泉，

紫藍的樹根在水中輕顫；

希夷的臥像，在洞裏安眠，

洞外，無憂古樹，綠影珊珊，

無憂的樹，無憂的仙，

無憂的世界啊，恐怕只在夢間！

離開了道院，開始登山，

野草荒藤，水鳴石亂，

曲折的山路忽北忽南，

一會兒汲水，一會兒攀緣，

不見美景，不見竹樹婆娑，

只有指大的蝌蚪在水裏迴旋。

假若到這裏，廢然而返，

啊，那才冤枉了華山！

看，希夷峰上，絕壁垂岩，

半山開洞，百丈懸懸，

削石容步，直立無援，

一步錯亂，使身碎深淵，

這可是什麼美觀奇觀，

可已經預示着山中的幽邃驚險。

峽中的亂石，巨大如船，

棱角而面，成混沌圓圈，

假若相信神話的相傳，

牧母沉香樹在此試斧，準備着劈山。

沙羅坪上是第二仙關，

莎羅樹下，小水的茅庵，

道人獻上泉水，擺上果盤，

黃精果棗，採自山間。

再往前進，山路更難，

荒石臺草阻礙着十八盤，

毛女洞外，石名混元，

我們汗出如洗，只好靜坐觀山。

到香柯坪上，奇美的太華才微微露面：

俯看來路，石明草亂，

仰看奇峯，已若隱若現；

在遇仙觀內，道士預備了午餐，

潔靜的慈堂忙如旅館，

道士相呼，道士催飯，

道士算賬，道士索錢，

道士的面孔時有暖寒，

似多麼春暖花開，似少幾分笑臉，

恐怕這裏的道士啊，不會遇到神仙！

從青柯坪往上，才算真到了山，

坡陡路直，兩旁圍着鐵鍊，

欲止欲行，任憑決斷，

「迴心」巨石警告着危險！

上千尺陡坡，步步驚心，

上百尺狹窄，壁陡身懸，

握緊了鐵鏈，看準了石坎，

上登高峯，下臨深淵，

孤極而懸，峭壁四面，

要大胆，要坦然，

心中一慌，手腳一亂，

在半山之中必縮成一團！

太胆，坦然，並無危險，

切莫仰看雲烟，先心驚氣短。

在險峻之後，或登臨以前，

恰好有個小寺茅庵，

靜靜的佛堂，水清烟暖，

道士的收穫是過客的茶錢。

過二龍橋，過羅仙觀，

處處曲折，步步艱難，

在山縫中小路只有一綫，

在山崖上石階才二尺寬，

用手用足用眼，

用全力去攀援，

顧不得觀景，顧不得流連，

眼釘在腳上，心向懸懸

到了北岩，才氣舒心坦，

蒼茫的秋色，眼界一寬。

看，三峯在南，寒翠接天，

峯峯挺秀，隱隱的有些雲霧；
東望，渭洛與黃河合流宛轉，
大河浩浩，渭水逶迤，
細細的洛水，流動在中間；
金鈔秋色，分入三川，
關河鐵路微微的一綫；
大河的對岸，起伏着層巒，
山色淡黃，細沙無限，
那就是寶血聚成的中條山！
十八里外，便是蒲關，
粉碎寇敵的巨砲，聲聲傳到華山。
浩蕩雲從華山的北面，
登高放曠，戰馬便在面前，
山連水繞，無涯的烟，
使人要狂呼，更長歎，
啊，男兒的熱血，無涯給航駛，

要洒給這奇偉的高山大川！

近處，白雲一半肅立無言，

像忠誠的侍衛默默守護着青山、

在雲台的後面，峭壁上老松斜探，

松旁，老雲的筆墨在壁上急馳。

聚仙台小，懸橋不過尺寬，

傍晚，扯起浮橋，交通全隔，

寂寂的燈光，小小的神廟，

像浮動在石上，渺小如丸。

聚仙台的對面，

奇石列在山嶽，

疎落的八景，如犬如猿；

峭壁上水冲成影，苔色斑斑，

隨着想像，隨着日影流烟，

也都化作圖畫，人物亭園。

在北客過宿，石冷烟寒，

三川分着明月，萬影揮着青蓮，
使人欲愁欲喜，心內茫然。

次日清早，秋霞五色斑斕，

我們折枝爲杖，歌唱着登赴南山。

過聖母宮，三元洞，遙遠的望見，

像秋日下老龍取暖，

石是鱗，苔是斑，

蒼龍惡強獨臥在山間，

左右深淵千丈，一脊如懸，

羣峯環列，四顧茫然！

越過龍嶺，綠影兒滿山，

五雲峯上，老松巨柏香色幽靜，

回望，北峯正在對面，

廟如堅立，頭探尾探，

像老龍探飲山泉。

過金鎖關，在東南兩峯之間，

巋嵒的中峯抱着一山的香，
 距中峯不遠，
 暢朗的對着南山，
 南山上萬松挺秀，楓葉微丹，
 若遲至重陽，必定灑山爛熳，
 八景宮外，小小的銀亭坐在石邊，
 欲到亭畔，須翻身倒退危巖，
 一鶴子翻身，故生驚險，
 華山的奇處並不在北間，
 南峯絕頂才是太華奇觀，
 念天宮外，仰天池前，
 北望大河洛渭湓潼三川，
 南有秦嶺，伏牛在東南，
 水繞山迴，寒烟一片，
 奇峯無限，遙望着遠天，
 俯視，諸峯如拱，綠色相連，
 凝寒不散，如抱如環，
 蓮花仙掌，相映相憐，
 綠的峯，綠的樹，綠的烟，

一團翠碧澄靜的仰望著高天！
 只有這麼多的山，終極却無限，
 只有這麼多的秋色，微寒，落入胸間，
 是明，是靜，是美，是樂，
 一山的蒼柏綠色，詩人却靜立無言！
 兩天門下，朝元洞裏供養著斗宿星天，
 在懸崖上孤木空懸，
 抓住鐵索，面對山岩，
 一步步的橫移，湊到洞邊；
 洞下還有仙洞，軟梯垂向深淵，
 一步一找，一步一顫，
 身子懸空，生命繫在手中的鐵鍊！
 最後，順着微紅的石崗，向西遊轉，
 太乙運台上，秋日已向西偏，
 臺台旋觀，有北峯的清遠，
 緊湊的華山至此蕭然疏曠，
 金黃的大地，起伏的遠山，
 似雲似霧流動著輕烟，
 秋風秋色，屬字斜列在天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抗戰文藝叢書
第一種

劍北篇

定價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著者：老舍

編輯兼發行者：九華書局
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

印刷者：覓廬印刷所

總經售處：大陸圖書公司

重慶新生路樂家巷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一六九七號審查證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一六九七號審查證

\$6.50

大陸圖書公司總經理